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1997*

#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七年六月第四十期



No.40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b>詩創作</b>	
羅青	燃燒的酒廠／滴落入山／有關愛人 ·好人·壞人的押韻研究 2
劉荒田	故鄉風景 2-3
方思	春醒 3
達文	落葉／橋說 4
李斐	一位老詩人 4
關雲	文房四寶 4
紀弦	關於〈春天的雲〉 5
陳強華	蒞臨 5
馮學良	衣服 5
遠方	回歸(外三首) 6
黃奇峰	七月一日,九七香港 6
嚴力	詩人九七自白／不回也回 7
黃伯飛	不要做陳子昂 7
秀陶	歲月切片 8-10
魯鳴	紐約單身幽靈 10
非馬	春天生日快樂／眼睛 11
莫云	艷遇 11
王性初	沒有櫻花的日子 17
陳銘華詩抄	黃石公園斷章 18
馬蘭	安吉拉·李／手和他 19
心水	四月悲歌 19
尹玲	讀看不見的明天 20-21
秦松	夜半詩抄 22
楊平	巴黎的異鄉人 23
白狄兒	歐洲之戀 23
施曉軍	春天來了／致愛麗絲／ 愛情的故事 24
雲幻	錯落的季節 24
沈奇	握 25
張子翊	秋意四題 25

梁以平 赤足 25

**北京青年詩人詩輯**

黑大春	秋 12
鄒靜之	清晨,去對岸砍樹/ 桔樹從山坡漫向海洋 12
莫非	沒有形容的日子 13
西川	另一個我的一生 14
王艾	向風傾訴 14
臧棣	打擊樂 15
辛虹	三月的飛翔 15
王家新	紀念 16-17

**譯詩**

紀弦	阿保里奈爾動物詩十一首 26-27
高曉韻	宋凱西詩四首 28-29
秀陶	鮑赫斯詩抄 30-32

**評介**

張子義	〈給一個畫畫的朋友〉讀後 32
章亞昕	洛夫論(2):指非指 洛夫的感悟 33-35
劉耀中	夢中虎——喬治·鮑赫斯 36-38

**詩訊**

38, 封底裡



## 編輯筆記

●去年十二月某一個典型的冬夜，編者將《新大陸》一些簡單資料編入個人的國際電腦網址，沒有詩作，也沒有宣傳介紹，僅一郵址供有心者訂閱。事情一擱至上期，編者決定將詩刊上網時，竟發現該介紹頁的到訪者數近三千，雖無一訂閱，但事實說明：一、網絡傳播的威力巨大；二、對詩有興趣的人不少，願意花錢的讀者卻不多！不過，這些都不是編者要在此討論的問題。編者想傳達的訊息是：《新大陸》上網了！只要詩友們有一部上了網、裝設有中文軟體的個人電腦，就可以從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進入本刊每一個詩人的心靈世界。詩人永遠走在時代的前面，但不脫離時代。然而，今天詩人離大自然遠，離現實世界遠，離時代更遠！不管世界變成怎樣，不管人們的閱讀習慣能否從書面轉到熒屏，詩仍然是詩，《新大陸》仍然是《新大陸》，既保有傳統的一面，也堅持前衛的一面，是北美洲現時唯一一份定期出版“一刊兩傳”的刊物。我們的網址是：<http://www.netcom.com/~wtchan/>。

●香港《詩雙月刊》於今年初復刊，停刊、復刊，證明“詩刊死，詩人不死；詩人死，詩不死”！

●詩人紀弦發表在本期的〈關於春天的雲〉是有關他對詩作〈春天的雲〉的一篇修正，以詩人的詩齡、在現代詩壇的地位，這種認真的態度和精神值得初學者借鑒。

●感謝為本期〈北京青年詩人詩輯〉組稿的詩人杜運燮、西川，下期推出詩人羅青專輯。

●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中國的日子，本期有詩。

●為增強詩友與刊物的聯繫，除原有的通訊處外，我們增設了編輯部：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和電子郵箱：[wtchan@ix.netcom.com](mailto:wtchan@ix.netcom.com)。另外本刊雖樂意為詩友間的溝通作橋樑，但長期性的郵件代轉耗時太多，私人函件請詩友們盡量直接寄給收信人，不便之處請大家原諒！

●上期目錄〈美詩選譯〉譯者“祥子”誤作“丁子”，另〈洛夫特輯〉的詩作〈疊景〉漏排最後一行：“又亮了起來”，謹作更正並向讀者、作者致歉！

###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秦松（紐約）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聖地牙哥）  
楊牧（西雅圖）  
張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本銘·陳銘華  
達文·遠方

### 名譽編委：

林建中（三藩市）  
何啓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陳國賢（維州）  
陳澄海（台灣）  
沈季夫（橙縣）  
鄧鉅源（加拿大）  
黃紀原（洛杉磯）  
劉耀中（洛杉磯）  
施江漢（三藩市）  
郭揮（丹麥）  
吳懷楚（科州）  
陳齊家（新澤西）  
余瑞森（新西蘭）  
黃奇峰（洛杉磯）  
王露秋（洛杉磯）

通訊處：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E-mail: [wtchan@ix.netcom.com](mailto:wtchan@ix.netcom.com)  
<http://www.netcom.com/~wtchan/newworldpoetry.html>

## ■羅青

### 燃燒的酒廠

我辛勤的在心中  
開墾出一座花園

才發現花園  
竟是大地的夢

不過 我堅信  
夢中一定有花開著

開著一座開放式的酒場  
一座著了火的酒場

當我入山的時候  
聽到山心深處  
傳來滴落的  
聲音

好像是成熟的山果  
在平坦的泥土上  
好像是新生的露珠  
在平靜的潭水中

好像是結束  
也好像是開始  
更好像，什麼也沒有  
發生

## 有關愛人·好人· 壞人的押韻研究

拜託請放棄我吧！愛人

我寧願做壞人中的好人  
也不願做好人中的壞人

要不然就再給我一個機會吧！愛人

讓我從一個吞吞吐吐好壞人  
變成一個心直口快的壞好人

1997年寄自台北

## ■劉荒田

### 故鄉風景

#### 山

淡紫的  
煙嵐綽約處  
在老花眼的遠方  
那塊褐色斑  
該是樵夫  
披肩布的汗漬吧？  
一代代的汗水  
在腹部流成小路

路伸延到  
我刻滿憂患的額頭  
在隔海的異鄉  
汗或者淚  
為何不是  
出山的清冽泉水呢？

#### 碓樓

偉岸的蒼老  
影子下  
我不敢不把偃僕藏起  
你的年資，至少比我  
多了一世紀

那道鐵門  
被老鏽蝕得死死  
那也好，不要打擾  
裡頭一堆  
與老鼠溫存的陳年稻草  
久遠的暖意  
解著兒時玩贏“兵捉賊”的  
嘻笑  
噓——還是不要笑出聲吧  
鬆弛的面肌  
已繃不住  
那種狡猾的得意了

牛車路

很長，很長  
雖然才跨過十來塊稻地  
卻是從我腳趾頭的繭子  
抽出來  
繞過半個地球  
再回去，纏著烏柏的淡蔭

交錯的車轍  
和牛蹄窩  
一旦溶入雨水  
或者鄉愁  
無論腳還是心  
都越越起來

脫下鞋襪  
低頭尋找  
迎娶新娘  
那自行車的輪印  
作為繩子，捆  
深情的禮盒  
給從這裡攜手走出來的  
妻子

水田

自從白鷺從缺角  
飛走  
秧苗也綠過好多回  
冬天，我歸來時  
終於成為犁霜後  
尖削的泥坯  
把回憶割得生痛  
我何須等候春水  
每一裂縫，都是  
土地的  
嘴巴（稻茬是鬍子嗎？）  
沉默得無限豐厚

白撞雨

田埂的一邊  
雨下個不停  
另一邊  
陽光灑過不停  
激起麻利的薨草女人  
又愛又恨的罵聲  
雨，終於不好意思起來  
正經地  
從唐詩下  
到童謠

■方思

春醒

十年，在冰凍的世界內  
我睡著，鎖滿心的渴望於我的體內  
我身軀是絕緣體，我心在嚴寒內熾熱  
外邊蛛網重織，草莽叢生

迷濛中我聽見輕輕步聲  
而又聆聞鳥轉連連，以及，緩緩地  
花瓣啓放，突然我自夢中驚醒  
一隻柔軟的手撫探我心，送暖噓寒  
是你的氣息，你低聲喚我：

大地業已回春

一九九七年寄自紐澤西

我的日記也濕了幾頁

禾樓歌  
拱起  
一道虹  
奶奶在叫：吃晚飯囉

池 白雲駐過  
明眸駐過  
塘 小情人秀潤的足踝  
一攪  
那麼狹窄的浪濤  
就滔天地湧來

與榕樹對話百年後  
堤堰終於塌了  
鯽魚不再浮在碧綠上  
炫耀紅鱗

我的鄉思  
是一只鷺鷥  
鯽魚是不叼的  
只叼星星  
水淋淋的，嵌在  
詩的末尾

1994年9月寫·1996年11月改並抄

## ■達文

### 落 葉

曾經悠揚過整個夏天的樹葉，在枯黃時，對秋風說：

“別以為我們在貪生呢，我們其實戀著溫暖的土地，讓我們安睡之前最後一次跳舞吧。”

於是風繞著樹旋轉起來，葉子們紛紛離開樹枝，在空中飛翔。

## 橋 說

我  
丈量過江河  
卻說不出  
自己的寬度

你們  
走遍天涯  
有誰能  
細看自己的影子

## ■李斐

### 一位老詩人

就是運來火車頭  
也不能把他從昨日拖回  
斜靠椅子對著殘陽打盹  
一座臘像樣子嘴角  
溶掛垂液  
他的詩集  
我曾經取暖  
蓋著毛氈小腿  
如今耐不住風寒  
凝視他的背影  
我咬牙跟落日  
拔河

一九九七年一月廿九日紐約

## ■關雲

### 文房四寶

繆斯之筆 總是  
不肯輕易入眠

◎

即便是 天際灰暗的墨色  
一朵朵清淨的心  
入定為畫

◎

子夜，沉醉不語的世界  
瀟灑地宣洩紙上  
一吐為快

◎

彷彿你寬廣的存在  
幾度拷貝數捲聲音  
黑夜裡的天籟  
穿越那柵欄  
已經完整而  
堅實地活過了

一九九七年寄自台灣中和

## ■紀弦

### 關於〈春天的雲〉

這首〈春天的雲〉，作於今年二月，已發表於本刊第三十九期（頁一二）。事後，我很後悔：為何不多想想，多改改？尤其令人臉紅的是：太多非“詩”的“散文”成份未能清除！詩的世界開始於散文的世界之消失處，這不是我的名言嗎？

兩三個月之久，我一直很難過，覺得十分對不起讀者和朋友們：像這樣的壞詩，實在不應該拿出去！但是，白紙上印出來的黑字，你教我如何把它取消掉呢？唉唉！

可是今天，我終於有辦法了。我已經把它修改成下面的這個樣子：

那些海豚與海豹  
在沙灘上開會。  
不曉得討論些什麼。

另有幾個不開會的  
正在做愛，人一般  
滿好玩的。

我相信，這兩節六行，雖然談不上什麼傑作，但至少，我的詩的大神，可以給我打個及格的分數了吧。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我滿八十四歲，詩成，浮一大白以自壽。）

## ■陳強華

### 蒞臨

像過去那樣  
她總是與音樂同時到來  
在夢田上舞蹈  
遼闊的天空，低垂的雲  
流轉的香氣，微微的風  
穿過她瀑布的黑髮  
越過堅實的額頭  
與大地  
相同脈動的韻律  
源源不絕的愛  
從她的手指揚起

多少年已經過去  
這一路繁花開落  
但那確是真的  
她出現  
然後離開、消失  
像過去那樣  
她總是  
與音樂同時到來  
（請把音樂關小，別吵醒女兒）

一九九七年寄自馬來西亞

## ■馮學良

### 衣服

讓歲月在生命中遁走  
不留一絲懊悔 也無法埋怨

驚心一瞥底前塵 往事  
洗滌於古井旁的木桶  
承受前覆後翻的折騰 煎熬  
之後 一一被搾乾  
挾持於欄架  
暴曬 於烈陽下  
精華 被攝吸成瘦瘠  
無力招架  
血液 只好被風乾

最後 我只好是一具  
被支配的空軀

一九九七年寄自馬來西亞

## ■遠方

### 回 歸 (外三首)

天道好還  
先是母親好恨好恨的無奈  
最終到底是  
輸到了逼人無奈的人  
自己無奈  
兩個無奈之間  
有過多少呼喚  
多少酸楚  
有過多少激憤  
多少努力  
一百多年的恥辱  
最清楚的  
該是那座  
既尷尬卻不堪的羅湖橋  
今天 好興奮喧  
青春煥發的母親  
喜極而泣  
兒子呵  
就要認祖歸宗了

### 新款通用郵票

就連方寸之間  
也得承受  
如此沉重的屈辱  
民族的  
歷史的屈辱  
幾千千萬同胞  
用千千萬萬的日夜  
今天  
終於移去了  
其實早已開始風化的大山

注：從今年一月下旬開始，香港發售不帶英女皇頭像的新款通用郵票，以取代舊款郵票。舊款通用郵票將於今年六月三十日之後停止使用！

## ■黃奇峰

### 七月一日，九七香港

殘夢依稀，幾位  
麻木的軍兵，扶著旁書“福壽”，  
上蓋“米”字旗的  
棺槨，步伐沉重，  
幾頭灰頭土臉的狗，隨後  
哀鳴，  
隱入落日。

推窗一望，  
紅光滿室，  
中華大堂，紅旗轎車已  
接回丟失年華二九（九九）女兒。  
鑼鼓喧天，  
賓客齊賀，  
東方更紅了一點，  
容光煥發，誓將女兒保養。

一九九七年加州

末  
代  
世代本無窮  
奇怪的是  
本世紀的中國  
至少有兩個“末代”

末代皇帝  
早已滾入歷史  
末代總督  
即將滾回老家

紫  
荊  
花  
多少歲月的默默表現  
才抓住這百年不遇的機緣  
火紅的底色上  
白紫荊花  
由星伴隨

旋出聖潔  
旋出意志  
旋出一種象徵  
旋出一種渴望  
一種炎黃子孫天長地久的渴望  
並於今年七月的頭一天  
得以證果

一九九七年四月聖彼得



## ■嚴力

### 詩人九七自白

詩人總是和政府爭功勞  
比如  
到底是哪幾行語言  
解決了牙根深處的饑餓  
詩人所想的問題  
總是與政府的表面對立  
而內在的又不一定與流行的大眾押韻  
比如世界上燈火輝煌  
但是不是所有具有知識的燈  
都能靠自己鎊絲般的頭髮發電  
其實沒有人能消滅光明  
所以  
當著政府的面  
詩人從黑暗的身上割下一塊黑暗  
以防黑暗被徹底消滅

1997/1/1

### 不回也回

不回  
回不回不是一個民族問題  
沒有鑰匙也可以回去  
自身  
是一個沒有鎖的家

不回到中國去與紅木的思想閑聊  
也不拍賣封建的傢俱致富  
當廣告詞變成了虛榮的家常菜  
我扯掉了被勢力所織起來的還鄉的衣錦

不回  
並不是一個可以舉過頭頂的標語  
我只在自己的體內遊行  
2000年是一個新的起點  
我要用裸體去體驗我心中的娘家

1996/6

## ■黃伯飛

### 不要做陳子昂

不要做陳子昂  
你不知他心裡  
多麼窩囊  
外強中乾的大唐  
魚爛成一片片  
大男人主義  
就是至死嚙不下這口氣  
其實埃及不也是  
早早就出了個女皇嗎？

幽州古台上的一聲  
痛徹千古的呼喊

倒還不是這麼一個知識份子  
——讀書人——個人的抑鬱  
只是皇朝也罷，人類社會  
的黑暗也罷，讀書人的  
使命感啊——聽他  
怎麼放心得下

仰天長嘆一聲  
“前不見乎古人，後不見乎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啊  
獨愴然而淚下。”

附識：讀銘華在新大陸39期發表的〈長春不老〉，結尾的一句是：“……我自己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地站在地球上又有什麼意思呢”銘華寫出了時代的心聲。我三讀之後寫的這首詩，頭一句的“不要做陳子昂”讀我這首詩的人，正如讀陳子昂這首詩的人，陳子昂並不只是陳子昂，陳銘華也不僅只是陳銘華。歷史人物浪淘盡，江山仍如是江山也。

一九九七年三月廿七日加州

## ■秀陶 歲月切片

醫務上常切片以觀病況，今乃切我歲月之一片，以……

### I 9:20 AM

淋浴畢、早餐、一切舒齊，今天不出門

### II 10:14 AM

水槽中昨夜晚餐加今日早餐的碗碟也該洗了。洗碗是手忙腳亂的功夫，正好同時參禪

匡朗一下，大聲一似當頭棒喝，湯碗碎成數片，還是沒頓悟

依稀記得大湯碗還剩下兩隻

### III 11:05 AM

一隻頸上沒掛身份證的小雜種狗，在屋旁的小街上獨自走著，我說“走”或有不確，其實它是斜著身子一跳一跳地，應該說是小跑吧，蠻匆忙樣，經過一些顯見的東西，它都會停下來，找找、嗅嗅，然後抬起一條後腿。從街的這頭跑向街的那頭，直到我看它不到了

這樣彷彿是流亡的狗很不常見，流浪的人倒是常常見到。多數的時候，他們並不匆忙，也不找尋，常常只不過是茫然地望著，一點也不像這小傢伙那樣的神色。這傢伙既然那樣匆忙地找尋、趕路，總有一個一定的地方要去吧

### IV 12:22 PM

拜六的郵班來得比平時早，大概也有點早派完早回家的味道吧

今天沒有朋友來信，只有一些垃圾郵件。一張一面印了政府標賣車輛的明信片，另一面印的是尋找一個小男孩的照片，“你們見到我麼？

”失蹤一年多了，笑咪咪地

### V 1:27 PM

這樣地什麼地方也不必去，真好。我最高的記錄是四天不出大門一步

隔著百葉窗外望，幾朵雲彩都穿著橫條的囚衣

### VI 2:30 PM

史達克的琴弓擦過這長而慢的下午，低沉而有力。這支曲子據云原是中音提琴協奏曲，史氏卻以大提琴把它奏出了名。巴爾托克沒完成此曲便在六十四歲上去世了，這些名人的業績總是不叫人慚愧便叫人心焦

\*史達克Janos Starker，巴爾托克Béla Bartók皆為匈牙利音樂家。

### VII 4:04 PM

蓬的一聲，一隻松鼠把我置於木籬邊的一個花鉢拱跌下來，摔得粉碎。那小傢伙卻竄逃至橄欖樹上咯咯地大叫起來

憤怒而大聲的原應是我嘛，怎麼它倒惡人先告狀地大叫呢？是怪我花鉢放得不夠穩妥乃至令它受了驚駭麼？在我換花鉢，用長釘釘牢的忙碌中，它就在那樹上鑽進鑽出，我猜我們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 VIII 4:50 PM

在久未一讀的一本書內，發現了自己多年前寫在空白處的一首詩，想來應該是寫於一九八三或八四吧，那時米羅才死不久，且暫題名為“祭米羅”抄在下面：

自從梵谷死後，向日葵至今仍日日不停地搖頭；莫狄格里安尼去後，他的那些女人呵，

那些白白嫩嫩的脖子盼得更長了，蒙內想是再也不管他的蓮花是開是謝了，而塞尚那老頭子還不回來的話，那些蘋果怕不要生蟲了

唉，現在米羅又去了，那根蹺蹺的牛雞巴呵，怎麼是好呢

#### IX 7:25 PM

晚餐時S自台北來電，據云那邊正是中午，而且在下雨。我正奇怪那清晰而嬌柔的話聲一點也不濕漉，而且一字一字地排隊樣奔騰了萬里而不凌亂，涉重洋而不沾鹹味，越峻嶺而沒有一字掉隊，大家都循序地準時到達我耳邊……“喂！喂！你怎麼不說話呀？喂……”

#### X 10:11 PM

電視中警匪正在大門法，追逐而且夾以呼呼的槍聲。這時屋外的警車正嗚嗚地大叫起來。糊塗如我，霎時之間惶然四顧不知居身何處了

#### XI 10:56 PM

原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又說沒有新聞便是好新聞，而每晚我們又老是不放過十一點的所謂“目擊新聞”。經常所看到的也都是一些舊事換了時間或地點再行演出。然而我們就是喜歡這樣，喜歡把一本厚厚的歷史書隨便打開一頁當新聞看。當一些吹噓、一些實物的廣告穿插其中時便更有了真實感、現世感……三點三級的地震，一架小飛機摔在人家的後院，一隻小鯨魚……妻說今天女主播改了髮型

#### XII 12:38 AM

夜讀Yourcenar入神，屋外一車馳過。車聲便是車聲，它不像其他任何的聲音。它混有汽缸的爆炸，金刃劈風，鬆脫部件的搖震，輪胎滾過或乾或濕的路面，獨車或多車、同向或對向各

車聲互補或共振等各不同的成份，沒有一次相同。現在是深夜，久久才有一輛車子馳過，那單調的獨車之聲由弱而漸強，而後又遠遠地漸弱下去。我曾說過這種兩頭細，中間大的形狀像極了橄欖。現在想來這種從幼小到強壯而又終於衰亡的情形，不更像是人麼

街角的交通燈兀自綠、黃、紅不停地自己指揮自己……

\*Marguerite Yourcenar(1903-1987)法國當代女詩人，我曾譯過幾首她的作品。

#### XIII 2:03 AM

夜漸漸深成了明日。飲下一杯紅酒，微醺更其濃了。除衫後，微寒的空氣浸潤我。妻的鼾聲平穩。每次我告訴她，她總是不認。“我怎麼會打鼾？”每次叫醒她，我便即時地失掉了證據，真沒辦法

夢如有門，那門一定開在讀來不必用心的閒書裡面。我隨手拿起一本武俠小說。（那少俠武功愈練愈精純，深通各宗派幾十種絕技，隨出一指便能點人的睡穴……）

#### XIV 6:55 AM

半醒時天猶未大亮，這是最不講理的時刻，最混淆不清的時刻。人是雖醒猶睡，且不說他。這天麼？難講了，它從不像我開燈那樣，“嗒！”的一聲便大放光明。它總是要隨它自己慢慢吞吞地、睡眼朦朧地，花好多時間拖拖拉拉地才不情不願地亮了起來。從全黑到大亮花半個多鐘頭還不只

#### XV 6:55 AM

睜開眼便習慣地望望鐘

今日的鐘真是既無詩意又無人味，一點也比不

上從前的鐘。從前的鐘，且不說那種指東打西那種瀟灑的彷彿街頭女警指揮交通的手勢，那種心跳一樣的節拍聽來便教人覺得大家都是有生命的，大家都是同類。逢著有擺的那種鐘便更過癮，它左右不停的搖頭，正合自己年青時否定一切的胃口。更有些鐘每半小時便敲出一段旋律來，讓最無藝術氣息場合也約略響起一點音樂來……看看今天這鐘吧，我望它，它也用紅紅的醉眼回望我。除了幾個阿剌伯數字而外，既不會跳又不會唱，只是隨時等你不注意便快速地把 5 換成 6

XVI 7:11 AM

同妻作繞圈兩圈的步行。灌木叢中霧氣猶未消散，細細的水汽把原是光鮮的綠草噴上一皮淡白

太陽橫射而來，都市的太陽同人一樣，都是從樓房間竄出來的

XVII 8:20 AM

淋浴，而且唱歌。電話響。所有的家庭電器中電話是最不乖的一個，它專找你最不方便、最不堪的時候響。有時弄得你圍上一條毛巾都來不及，教你出醜露乖。那時你總是一手執電話，一手遮遮掩掩。對於電話中對方不管是邀約，請求或者推銷，都來不及思考便慌亂地或者應允，或者拒絕。羅丹雕了一個光屁股的男子，還支領作狀地叫作“思想者”，見鬼，我不穿褲子根本就不能思想。據說他們又在推展影像電話了，情形大大的不妙

Apr.1997, Village Green

## ■魯鳴

### 紐約單身幽靈

1

今晚風指向人心  
我司空見慣身不由己  
漠不關心的冰涼盼望撫摸  
讓人重新勃起

2

百老匯大街上有人  
扒下死者的衣服穿在身上以未亡人自居  
這是時尚和旗幟  
淹沒都市

3

精神光芒  
從來沒有大面積地飛翔  
幾千年翅膀折斷  
我招呼自己一路尋去

4

寂寞的行者深藏在生命的內部  
插在沙漠的路標逸在我的閣樓前  
我的臍帶生下就已剪斷  
我是游擊隊異教徒

5

黑夜向我暗示人類的某種玄機  
我手拿燈籠去寫戲  
優秀的演員們身在高處津津有味地吟唱  
撒滿眼睛的對白

6

我從來沒有像今晚這樣平靜毫無幻覺  
想撫摸我的溜走了我不惋惜  
最讓人害怕的不是漆黑而是漆黑裡的陷阱  
把寫戲視為生命的一部份是危險的  
因為人會為了生命而背叛自己

7

所以，在紐約  
寫戲只是我單身的幽靈不是我的生命

1996/12/2

## 春天生日快樂

——給一位與春天同生日的友人

吃了兩顆安眠藥  
還是興奮得睡不著覺的  
春天  
在電話裡孜孜為我點數  
圍插在全世界大大小小湖泊邊沿  
所有冒綠火苗的蠟燭

我提醒她  
還有我心中  
一支接一支亮起的  
欣欣的祝福

1997.3.27芝加哥

## ■莫云

### 艷 遇

彷彿一樁偶發事件——  
原以為這冬雨總也不停

而後，天洗淨了臉  
而後，心睜開了眼  
空氣釋放出冷藏一季的歡愉  
人行道上的腳步轉趨年輕

樹籬內的春櫻，匆匆  
架起一片紅粉紗帳來

一九九七年加州

戀人之目：  
黑而且美。

十一月，  
獅子座的流星雨。

——紀弦〈戀人之目〉

他在空白的稿紙上  
寫下了一個大大的標題：  
眼睛

她的眼睛  
那雙使他想起  
聊齋誌異裡  
迷倒過多少個白面書生的  
眼睛

幾個世紀過去了  
那雙迷人的  
想對他說什麼的眼睛  
便這樣在稿紙上同他癡癡對視  
狐狸糊塗

今天早晨他就著晨光  
在床上翻讀《紀弦精品》  
猛然醒覺  
原來所有黑而且美  
屬於戀人們的眼睛  
都像沙灘上的貝殼  
老早被這位住在海邊  
每天起個大早的愛美的詩人  
撿去分門別類統計歸納  
然後用寥寥的十八個大字  
加上幾個標點  
向專利局提出登記  
註冊商標去了

1997.3.31芝加哥

### ■黑大春

#### 秋

杯盞喝令杯盞；野菊傳誦著野菊  
路徑細長的蛇信子絲絲地——岔分天際  
隨著我一聲響徹方圓數里的忽哨  
藏青色發藍的丘陵，牛頭齊刷刷地抬起

塵霾的現實生活中我混得不濟  
可回到這午色澄黃的夢景，我轉憂為喜  
藏匿藤葉間的神明的指環返著光  
自河對岸；有一片片排簫似的金色藩籬

穀穗狀的窸窣陽光，刺癢馬背  
我的肌膚也密集地泛起感恩的小米粒  
而腦後——那聖白而空靜的場院  
颶風般的鳥群轟地喚醒雷暴年代的回憶

我們這一輩祖國隱患與災禍時期的  
斑竹的姐妹們；向日葵擊節吟遊的兄弟  
到如今，湮埋的湮埋；瘋癲的瘋癲  
甚至有的尚未被命名，便彗星般地殞去

秋天！你為何身懷抱歡的麥子  
為何胸佩荒山大河上那歲歲祭獻的茱萸  
當你良久遠眺黑柏所環繞的墳塚  
粗糙的臉頰緩緩淌下琥珀色松脂的淚滴

悲歡抑或榮辱！還有什麼值得顧忌  
引領我吧！同胞彎曲的脊椎製成的耕犁  
無論我是最後一個浪漫主義詩人  
還是重歸紫微家園第一位赤腳的先驅

我都將歌唱！矢志不渝地歌唱  
並在停歇時述說……朝行將就木的世紀  
朝那從獸骨縫隙和扇形的車輻間  
收攏回夕光的世紀，深深地，深深地一鞠

### ■鄒靜之

#### 清晨， 去對岸砍樹

清晨，去對岸砍樹  
冰冷的水已把夜帶向下游  
斧子在肩上，它的刃朝下  
經過的樹被驚恐劃傷

不知將在哪兒動手  
把最好的晨光舉起  
太陽的雙眼閉緊在刀口上

也可以把時間砍死  
一下一下疼已傳給樹冠  
那鐵匠是如何敲打這些凶器  
它們用十倍的仇在啃噬著傷

白色的傷，喊叫的傷  
倒下的樹要抓住你  
那樣的早晨，太陽照在地上

#### 桔樹從山坡漫向海洋

桔樹從山坡漫向海洋  
金黃的桔樹與海的藍色相望  
桔樹在波浪前停住腳步  
綠葉中間結著果實

山在升起，海越來越遠  
這近旁的水域  
桔樹甚至不能與之交談

桔樹對海的眺望垂落  
秋天埋進了泥土  
海把失去的果實推送回來  
像把那些沉船送回陸地

沒有誰真正面對過海  
即使在遠離地球的飛行器上  
看到的，也只是片藍色

■北京青年詩人詩輯■

## ■莫非 沒有形容的日子

### 第一章

時間很短。死亡可不是經過的道路。你只能站在那裡。遠山翻滾的暴雨，在天邊放出白光

被沙啞的灌木呼喊，那是你的聲音。就連刀子也並非滿有把握刻下我們成長的歲月。刻下你

忘卻的痕跡。被愛情洗刷的落葉漂向河流茫茫的盡頭。看不清是誰，看不見我們身後的燕麥

從大峽谷的中央結束。沒有人活著就能懂得，從上到下的鈕扣也沒有人拿來尺子，重新衡量

肩膀和絲綢，僅僅被一片胡扯遮掩了耳目。幾乎在石頭的下面長出純粹的金屬。與滑膩的苔蘚

全無瓜葛。你只能推動你眼前碰巧是鬆開的事物。韁繩勒住的懸崖，遲早還會跌下去。只不過

挽回幾句歌詞。歌曲飛散。鳥兒被她的雙翅所要挾。樹頂和雲端照樣是劈開正午的雷聲。發電廠

沒有音訊。不分青紅的野馬奔跑為一場狂風做了鋪墊。在脖子上夜晚的寒氣逼人太甚。你會覺得

每盆花都設下新的埋伏。每個窗戶都是多餘的想法。你不能指望繁星和燈火。除非少女

手捧的花朵止住大雨和哭泣除非花朵凋謝，勾畫微啓的嘴唇湧入腦海的馬駒，讓草原沸騰

除非牧羊人趕走成群的冒犯者點亮蠟燭和紙牌，把規則講述把我們從鬱悶的等待中掀開

試試運氣。那個相信數字的人有福了。那個聽憑預感的人發動汽車和內訌。那個叫著

冤枉的人，的確是我們的朋友在每句話的後邊，默契就是陷阱在每句話的後邊，你總想逃走

是一部僅供引用的奮鬥史，架空我們的思想。一部老掉牙的書早把我們的大好時光啃成了碎片

四季的花色參差不齊。你還記得稀疏的村落在大雨周圍炊煙不斷生活從腐朽的一面照見人的舞蹈

那些小巧的鏡子，為什麼躲著你為什麼晝夜收斂的景象依舊閃爍逝去的光芒。在虛設的梳妝台上

天空對著天空。烏雲對著你心底的怨恨滋養心底的花朵讓一場大雨精疲力盡，無話可說

為了忠於某個人，必須使一些人離開，使另一些人滿懷疑慮假如偏見已經太深，就索性

雙目失明。聽到什麼是什麼聽不到，就讓聽到的人轉達和篡改。要提防著剪刀變成羊毛

羊毛變成貼身的金子也抵擋不住你的誘惑。純粹的奶不能解渴純粹的女人不能入睡。你也不能

從蠟燭的末端挑起紛爭。燃燒過黑夜的人，白晝就是灰燼。早晨換下的衣衫，弱小，空洞，讓人

摸不著深淺。大雨捲走的紙牌全部釘在另一座城市的桌面上鑽石裡的聖女，暗中的三葉草

壓低了所有的聲音。山上在繚繞山下在流淌。韁繩放開的地方馬蹄四處生花。一路的風光

照耀你的青春。渾身的泥水激蕩萬物，又讓青春轉眼而逝如今你渴望什麼什麼就更加稀少

你猜到什麼，什麼就會遠走高飛用不著證明，除非我們永誌不忘沒有人相信，除非我們鬆開嘴唇

讓死亡用她的耳語輕輕透出消息讓我們彼此毫無戒心。從窗口到商業區，從一棵楊樹到火車站

把寂靜留給回憶：每一張紙牌也包括每一片落葉。是秋天的風吹著我們，是秋天的太陽一陣陣

打鼓。那已經和解的便是花朵不能和解的，被擱置在果筐裡誰還記得我們的爭吵。誰還記得

慾望遙遠的樹木，搖搖著護城河放假的學校把所有的椅子和功課堆在一邊。廢棄的鑰匙燻爛生輝

在歷史與三角板之間，在地理學和動物的皮毛之間，我們畏懼的不是生命也不是死亡最後的呵欠

■北京青年詩人詩輯■

## ■西川

### 另一個我的一生

高聳的聖巴夫教堂投下哥特式陰影  
星期五市場的一側坐滿了喝咖啡的人  
根特<sup>①</sup>，地圖上的一個斑點：假如當年  
我托生在那裡，我就會從小熟悉  
那裡的招貼和噴泉，並且從懂事開始  
蔑視那裡流行的娛樂和疾病

我會在十二歲愛上一個小仙女  
陪她穿過潮濕的小巷、陽光閃爍的廣場  
我會為她花光手裡的錢，為的是吻一下  
她善變的嘴唇，抱住她，像抱住  
頭頂的月亮，而假如她拒絕我  
我會一點一滴地品味我浪漫的迷惘

多霧的碼頭向我發出邀請。十七歲  
我會殺向賭場、妓院，像一個幽靈  
在各地留下我風格統一的塗鴉之作  
過真正的生活：酗酒滋事，與罪犯為伍  
只是在我明瞭了我的命運  
並且劇烈地嘔吐之後我才重返故鄉

失修的小樓等待我爬上它危險的樓梯  
一個老太太在閣樓上用壞了她的縫紉機  
生鏽的釘子已不能扎破我的腳掌  
色情的玫瑰必須順從我古怪的脾氣  
我會用邏輯來推究天堂的可能性  
用拉丁文來解釋東方園林中的專制主義

另一種處境會要求我成為另一個我  
用靈魂走路，以免被磚頭絆住  
用肉體憂愁，好明確知道需要多久  
才能癒合一處傷口。在花園中  
我會用斧頭對著食肉的植物一陣猛砍  
當九大行星排成一個恐怖的十字陣容

我會在午後的公園遇到一位  
神情恍惚的詩人，從此在綠色的夜晚  
胡思亂想，在雨中徘徊於城堡附近  
直到有一天靜默的梅特林克向我顯靈  
我會死在一座報廢的屠宰場  
像咽氣一樣咽下寫好的墓誌銘

<sup>①</sup>根特，比利時地名。

## ■王艾

### 向風傾訴

向風傾訴不再是我的任務，要是你  
是三腳架向上遠眺星辰的人，那麼讓石頭  
在下面作為你抒寫的基石；你曾說起斧刃上  
毒汁和嗜血的秘密，說起火柴盒拆開後的世界  
說起草坪的傾斜與落日的完善，向著  
世界的最後一陣風，我來向你傾敘

高聳顴骨上湧來的淚水，發炎的痕跡  
正在你病懨懨的軀殼上綿延，要是你  
這時候仍苦守著失眠的夜，和夜中我們的距離  
我們兩耳邊古老而矛盾的黑暗，要是你  
在那錦繡的悲憤中照亮你的疑惑，你的答案  
要是你，隨著風走過空虛城中的途徑  
要是你，是眾多徒勞事業的旁觀者  
我願意，我願意是那事業的囚徒

北京城的第一陣春風，和春風裡我們被歲月  
拋入尖冰利刺夢中的我們，會向風傾敘  
房租、物價和少數友情，會向你交代  
新空氣，夢魘者手提沾滿鮮血的  
電話機，就要在我世界的最後一間房子  
審問我的記憶，身世與愛情  
並為此阻擋外來世界我賴以生存的信息

向風傾敘，這是過去的任務，要是你  
捧起你童話中的雪，並承擔了你此刻的姿態  
要是你也學會放棄  
放棄這塊石頭苦惱的稜角和它沒人發現的現實  
也意味著放棄原來的路

在這個城市裡我沒有拒絕  
一切來於傾敘的最後一章，合理  
但並沒有你所理想中的準確

■北京青年詩人詩輯■



## 臧棣

## 打擊樂

為桑克而作

我從不進入記憶  
只居住在亮潔的金屬裡  
我是行動的幽靈  
以人類的感覺為道路

任何挖掘都難以觸及  
我的秘密，在被傾訴之前  
我並不存在，但又絕非虛無  
或許可稱之為聲音的睡眠

當醫學專注於研究  
國家的軀體，深入它的神經  
我是一根針，是另一種暴力  
刺透寂靜和它的隱喻

當我恰到好處  
生活是我所建議的一種遊戲  
金屬的蝴蝶色彩斑斕  
青春的耳朵如花綻放

在語言的盡頭  
我開始，並延伸著  
另一種生命的歌唱  
我恢復著針對永恆的聽力

我渾身赤裸  
但並非在展示形體  
我是一種動蕩的氛圍  
能隨時出入最孤獨的領域

我不知道，又像是知道  
為什麼我會成為官方新聞媒介  
低調處理的音樂事件  
因為我是被告 又是原告

其實我很少被真正把握過  
我的盛年是度量學的崩潰  
音量不斷增大，震得帕斯卡的  
智商在統計數學中亂顫

我並不神秘，一旦遭遇  
我就是那些撫摸我的人的引信  
他們的軀體裡埋藏著

## 辛虹

## 三月的飛翔

由遠而近 傳到耳邊的已經不是聲音  
射進眼帘的也不敢稱其為事物  
一個女子在春天梳頭  
河水映出的是她的祖母  
這個世界什麼都消逝了  
還有一種夢囈在飄飛

三月是輪迴轉世的好季節  
種子暗地裡發芽  
把一生的冷暖預付給大地  
愛過的和沒愛過的  
從生到死 從有到無  
風還是要一遍一遍地吹過

身首異處的情人哥哥項莊舞劍  
滿樹的立葉飛花一夜凋零  
淚水永遠不等於酒也不等於水  
大海的深處魚兒在哭泣  
向前跨一步便沉入花朵的內心  
退後一百步也無法進入藍色

聽不懂的才是最動聽的  
說出來的還不如寫下去的  
言詞一經吐出就失去原汁原味  
你得耐著性子 才能  
將一句話結束 像結束一次  
從未開始的飛翔

一枚枚感性的地雷

請相信：黑暗中如果無路可走  
那麼就走進我吧  
我們相依為命結伴抵達的地方  
必將遠過天堂

北京青年詩人詩輯

## 紀念

1

又是獨自上路：帶上你自己  
對自己的祝福，為了一次烏雲中的出走。  
英格蘭美麗的鄉野閃閃掠過，  
哥特式小教堂的尖頂，猶如錯過的船桅  
曾出現在另一位流亡詩人的詩中。  
接受天空，墓碑與樹林的注視，  
視野裡仍是一架流動鋼琴  
與樂隊的徒勞對話，而你自己  
曾在哪裡？再一次丘陵起伏  
如同心靈難以熨平。

2

虛幻的旅行。下午二點鐘  
唯有檢票員懷疑的眼神，表示了  
某種肯定。“夢裡不知身是客”，你試著  
在另一種語言中把它複述出來，  
而在對面，窗外的天又亮了一下，  
在另一種主客置換中，幸福的人  
正悲傷地讀著一本羅曼司……  
直到從車廂過道的地氈上，開始飄散  
被吸收的烏雲的氣息（它好似  
做愛後留下的）。“看在上帝份上”，  
買下一份《泰晤士》吧，不是為了讀  
是為了把臉藏在它的後面。  
而鐵軌，如同一個被反覆使用的詞  
承受擠壓，不再發出呻吟。

3

這就是眾神的土地？“我來到這裡  
為了一首十四行詩”。從凱撒大帝的腳跡  
不前（他的力量已為  
另一片大陸所耗盡），到彌爾頓、葉芝  
相繼在他們自己的詞句中受阻，  
歷史一次次揚起騎者的滾塵  
在歷史裡一個帝國的意志形成，卻失陷在  
對它自己的敘述裡……

列車再一次搖晃著周末度假的人們  
朝向永不可及的地平線。  
而何時，那讓人暗自神傷不已的“藍花花”  
已化為一個滿臉雀斑  
在中途上車的女大學生。

4

於是另一個旅程浮現（如果你學會  
以宇宙的無窮來測量自己）：從北京  
到一個個緩慢無盡的外省……  
如同履行一種儀式，在節前  
回老家看望父母的人們，期待漸漸  
讓位於恐懼（“良知”是它的學名）  
塵埃中一聲河南梆子闌起：到站了  
而你茫然不知走向哪裡。  
（你將再次回到那裡，作為陌生人  
或者永不？）春節。“窮人的宗教”  
父親的咳嗽。一片無神的乾燥土地  
到處是塵埃的金色手藝與祝福，  
泥土的酒與偽造的三五牌煙，一起  
嗆入你的靈魂……

5

“不是在異邦學會了譏諷，是人到了  
譏諷的年齡”。回憶如一支冗長的輓歌  
在尋求與諷刺的平衡。  
雀斑女孩又在輕晃著她的雙腿  
眼中發出了物理的藍色（而不再是夢的）  
隨著耳機中那無以領略的節奏。  
你想到了家鄉，父親的咳嗽傳來，  
你想起“祖國”，奧德修紀卻在風暴中閃現  
（而荷馬是否應該修改那個虛假的  
史詩的結尾？）你放下《泰晤士》  
於是母語出現在淚眼中……  
——遠遠地，從風雲徒起的天空下  
升起一個審判的年代  
強烈有如音樂，迎面又錯過去了……

6

偶爾的出遊，倫敦遠了（烏雲  
仍在反覆地修辭著那個烏雲中的城市）  
這是時間的逆行：火車向北；再向北

為的是讓你忍受無名。

“在葉芝的日記中我遇上面具：他總在他不在的地方”。而火車照行不誤，火車不再抽著那種十九世紀煙捲（哈代的沼澤卻在你的頭腦中燃燒）火車繞開了呼嘯山莊，為的是空出另一條路讓你自己通向那裡。而當它再一次停穩時，你終於想起了可憐的拉金：“像從不看見的地方射出密集的箭落下來變成了風。”

7

那麼我是誰？一個僭越母語邊界的人  
音樂對話中驟起的激情？永不到達的  
測量員？被一只烏鴉所引證的  
隱喻？那麼又是誰，為了哈姆雷特  
永不從自己的葬禮回來  
最後卻發現這並不是一齣悲劇？  
“當北中國一扇蒙霜的窗戶映出黎明  
濁霧撲向倫敦那些維多利亞式街燈”  
——而你曾在那裡？不，那已是  
另一些人。永遠有一種風暴  
在記憶中進行；永遠有一只未被殺死的  
信天翁，在你的船後追逐  
而我寧願做個幸福的人。看上帝份上，  
讓它搖著我，搖著，直到我能聽出  
一種從未聽到的話語

8

短暫的旅行，長於百年。  
人在一首詩的展開中就歷盡了滄桑。  
車過約克郡：它更空了  
而樹木退向天邊，猶如正在消逝的和聲，  
車更空了，空得就像為你一人而準備的  
旅行，空得使你幾乎都要聽到  
從空中發出的聲音……  
其實我已不在這列車上：為你祝福吧——  
終點即是斯卡堡海岬，而它通向無地  
那裡，一座座承受狂風的童話式小旅館  
如同諸神丟棄在夏天的玩具。

■北京青年詩人詩輯■

## ■王性初

### 沒有櫻花的日子

軒  
為  
樹  
右側友人的眠床  
是沒有櫻花的沃土  
每每入夜軒聲都從那兒  
茁壯成一棵棵參天大樹

軒葉嘩嘩  
軒枝密密  
軒果累累

動聽的旋律在隨風招搖  
美妙的節奏是核彈試爆

無法在樹蔭下合眼  
無法在樹蔭下圓夢

當陽光刺進窗簾  
軒聲才霎然枯萎  
迎著36°C的高溫  
滿目是軒樹的殘枝敗葉

96/8/22於日本前橋市東極旅館

上  
野  
之  
眺  
去魯迅的上野  
在雨中在許多平行的線條上  
停停走走走走停停  
慢有慢的品味

濛濛的綠貼滿車窗  
車廂內兩排圓圈空懸  
廣告的色彩讓周圍忙碌

一個站台又一個站台  
一塊路牌又一塊站台

各種各樣的火災時時掠過  
前進的槍聲終於停歇  
上野的櫻花早已凋謝  
名人的足跡難以尋覓

誤過了花期就是誤過了生命  
上野徒留憑吊的目光

96/8/27寓於前橋—上野的火車上

## 黃石公園斷章

1

第一天，甫從聖伯納丁諾森林免脫的陽光，揮舞著仙人掌橫掃過莫哈維沙漠，君臨內華達和亞利桑那之後，又穿越想入非非的處女峽谷而沒入萬古荒沙……加油站上的價格牌總是在我幾乎以為無需返回文明那千鈞一髮之間，緩緩不絕地旋現：由它！由它！這是摩門教徒們的禱告麼

2

第二天，一株株營養不良面有沙色的松開始在錫安、在赤壁、在紅石峽谷、在布萊斯峽谷爬上爬下，跟著我們打轉，一派死纏爛打的游擊作風。大概是異教徒吧，再不就是道行猶淺！否則撞著那一尊尊道貌岸然、高高在上的石像時，怎能委屈得一如我們貧血的仰望

3

幾小時車程下來，鹽湖的臭味與我們仍不相投；艾達荷大片大片草原，只框得幾頭牛，幾頭牛在玻璃窗裡呼呼吁氣；蛇河閃著，閃著軟腰拉扯到派拉蒙電影公司放大的法式乳房前……松，終於忍不住一齊回過頭來！我偷偷按下快門。驀然來到了一九八八年。大火瘋狂地舔著我的鬚髮。灰燼上面，煙霞仍然在尋求另一種意義

4

巴士放下我們，載滿天星離去。夜彷彿特別早到這停電的小木屋，鬧著要看熊的孩子衣褲都來不及換便打開了夢。我也攤開手腳、睜眼張口，大字形地仰臥在越察邊界的軍營裡——木板床被四隻大拇指牢牢縛緊——不過一紙杯咖啡的功夫，已經不見人間煙火。我聽到那年的雨

5

雨下著下著成了雪。雪飄著飄著成了水。水沖著沖著沖破了山，直坦坦那麼無所謂的跳下去。死了麼？死了又怎能變成雨呢？孩子問。我以詩人的勇敢回答：這些雨呀，雪呀，瀑呀全是應我們到來而特別演出的嘉賓。不然，八月會下雪？這裡是民主國度，辛普森已無罪釋放，最近也沒有什麼冤情……孩子倒是信了，妻不信，我自己半信半疑

6

君不見所有大江大河之水皆從天上來？君不見天愈近愈遠？君不見此處不勝寒，是以水從地下來。沸沸騰騰穿過群山，好一條燙手的熱血澎湃的脈管

7

我們在山這邊散步。熊在山那邊酣睡。原住民在小鎮裡用白人配給的糧票酗酒。白人從加拿大買回來的狼在他們的窩裡造愛、唱歌。大伙兒分擔著日和夜的自然生態。只有峽谷，黃石峽谷這一張獠牙參差的大嘴，在經過億萬年不知多少次溶岩沖刷後驟然變得沉默起來

8

大地在呼吸。有時醒著，有時睡著；有時水汽騰騰，有時雲消雨歇；有時是愛前洶湧的浪潮，有時是愛後溫馴的泡沫……孩子說是豆花！我說她動情的胸腹，唉，是大角鹿和長髮野牛私有的禁地！唉，假如是祖國，我就算不能為她築一道陳堤、造一座華池，至不濟也會在敏感處紋一首現代詩吧！?脂膏不施，山水忘情固然好；濃妝淡抹，山水有情不也美妙嗎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日洛城

## 安吉拉李

安吉拉·李是位婦女  
 她坐在沒有門的家裡  
 從不高聲大笑  
 脖子上有串佛珠，她右手吸煙  
 左手緊縮，壓在圓形的藤椅上

安吉拉·李是位中年婦女  
 她可能熱愛吉姆斯·幫  
 養了二隻烏鴉，和一打黃玫瑰  
 過著簡單的生活但她也有許多錢  
 不知去路

安吉拉·李是愛照鏡子的婦女  
 她過去打獵，而現在想再試一次  
 可鏡子落在地上，她看見白色的門  
 在身邊，並彎腰拾掇碎片  
 一些事情就這樣被改變了像  
 母性的生育，蛋成為雞

他在手指尖燃燒，夜以繼日  
 玩具樹上無鳥，無風  
 擦掉他的名字  
 飲泣而別，掉頭而歸  
 我在手臂上重新給名字佈局

手是我的面具，他是面具的本質  
 舉手伸向自己，並  
 把他推開  
 我席地而眠，蚊帳破裂  
 手指在陰影和饑餓中演義最後的愛情  
 手指交錯指點江山，重複我的形象  
 我象徵手的目的，他時隱時現  
 遊戲快到達了高潮，手離我  
 遠走，異鄉，家園的迷夢  
 再一次重複，而他消失在他鄉  
 被我埋葬於手下，突圍  
 零碎的煙一哄而散

1997/1/10紐海文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黃美之： \$50.00

沈季夫： \$30.00



## 心水

### 四月悲歌

B52機群的巨翼  
 擋住陽光，越南天烏烏  
 落彈如冰如雹如鳥糞  
 土地哭泣、田園焦黃  
 那年山姆大兵拿M16快槍  
 到印支半島逐鹿  
 火藥煙硝瀰漫，污染了S型的晴空

狩獵季節終止後  
 華盛頓公墓雕刻五萬多個姓名  
 殺手被供養成英雄  
 三百多萬無辜犧牲的越南軍民  
 鮮血骸骨肥沃了  
 湄公河兩岸荒涼淒清死寂的園地

五角大廈的梟雄們  
 輕淡描寫，越戰只是  
 錯誤的抉擇，將軍啊  
 年年四月，難道沒聽聞  
 數百萬冤魂的悲泣繚繞空宇

一九九七年四月於墨爾本

後誌：越戰結束廿二年，兩年前麥克納馬拉  
 這位越戰時的美國國防部長著書說是可怕的錯誤，荒謬的歷史，死者何其無辜，願悲劇不再。

■尹玲

## 讀看不見的明天

——重構六〇年代

(子)

烽煙是我們隨身攜帶的菱鏡  
在別人不知愁的少女時代  
我們青春的笑眸閉在鏡中  
被薰成一條完整的淚河

沙場是我們的疆土  
一種生命美學的宿命  
每一刻都能接飲  
噴湧如漿的  
甘美熱血

(丑)

我們讀水滸 讀紅樓  
讀三〇年代今生不能見面的作家  
讀金庸射雕後再度笑傲江湖  
讀台灣詩人晦澀或不晦澀  
雕琢或無痕的詩  
讀眾家炮彈炸開以後的種種訊息  
讀看不見的明天  
咀嚼十八歲的憂鬱  
懷擁八十歲的悲愁  
想著世界的確已至末日  
而我們還未見到藍天

(寅)

市街中心一團火焰熊熊綻放  
完成某一和尚的舍利子  
起始我們或許流淚  
不知一副黑炭學人打坐  
與生命能有何種必然關係  
末了仍啜著濃澀的咖啡  
在無能入眠的白夜裡  
傾聽慶餘使盡氣力的歌聲  
雨落滴答 蒼涼地

詮釋鄭功山的戰野愛恨情愁  
冉冉上升像剛點燃的照明彈  
又徐徐下降如才出竅的幽魂  
交織在飛若星雨的槍炮交響曲目中

(卯)

我們哀傷地看甘迺迪在電視上倒下  
聆聽越戰隨著美軍歡欣的從八方升起  
我們習慣幾天一場政變  
卻懶得記住新領導人的名姓  
美國是我們的主 法國是我們的神  
巴黎的學潮揭啓南越的嘉年華會  
我們終於能夠和巴黎學生一樣  
興高采烈示威遊行  
扛著我們獨有的戰地鐘聲

(辰)

飲畸情的可口可樂  
嚼雜味的青白箭口香糖  
跟不知名的美兵  
學一口爛英語  
買人們從PX偷來 攤滿  
露天市場地上的  
一台美國手提收音機  
偷偷摘取被禁聽的域外空氣  
一卷美國柯達  
追捕迅速逸逝的眼眸 嫩稚而滄桑  
一塊美國香皂  
洗去一身彈孔 漂成“美”白身軀  
一瓶美國洗髮精  
寄望烏黑髮色變金 眼珠化藍  
還有罐頭 還有衛生紙  
進去的和出來的都染有異國色彩  
偶爾也買到一絲美式呼吸  
做一場美式性愛  
來一次美式婚姻  
只要一紙證書  
帶我遠離戰地

(巳)

我們隨貓王又搖又滾  
將披頭四掛在耳上嘴邊

迷戀亞蘭德倫的俊酷  
痴想丹妮芙冰霜冷艷  
愛蕭芳芳的雅要陳寶珠的帥  
不許林黛的現代勝過樂蒂的古典  
解碼費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  
辯證叔本華的悲劇哲學  
質疑尼采的上帝是否真的已死  
一再探討沙特和卡繆  
到底誰才是存在真主  
能給我們一個不必早死的存在

(午)

我們操著粵語 越語 法語  
美語 英語 國語  
和不知哪一國哪一地的語  
誰的聲音大 誰  
就是我們的主子  
我們是宿命的終生異鄉人  
額上紋著判無歸屬的黑章  
在邊緣地帶無終止地飄蕩

(未)

我們掏著羞澀的口袋  
辦起乾澀的詩刊  
嚙吞苦澀的日夜  
寫下青澀的悲歌  
寫我們無根的鄉愁  
寫其實渺茫虛幻的明天  
寫不知該訴向哪一方宇宙  
哪一尊神祇  
炮火烘焙的新鮮夢囈  
寫灰燼中流淚的碑石哭駝了背  
寫青絲如緞佇立黑夜  
讓帶腥的風吹成白芒  
寫手執彩筆未及塗繪  
即已痠攣的年輕屍身  
如何恨著那片空白  
強綁在手上喉間

(申)

我們飆車  
想著能飆上月球多好

像阿波羅十一號  
跟嫦娥姑娘約會  
我們颯舞  
若能一颯到天明  
可以不必睡覺  
不必擁抱永不深入的夢中  
槍炮固執的纏綿

(酉)

烈士那樣以赴死心情  
悲壯地牽著情人的手  
在不知何處正佈著不知多少枚  
定時炸彈的城市中 探索  
沒有未來甚至沒有下半秒鐘的戀愛  
眼睜睜看著秋季更迭  
幻變出一座座有形或  
無形的新墳

(戌)

當越戰升至與天齊的高度  
在台北佯裝昇平的空氣中  
呼吸著遙遠越戰隱約的硝煙  
我們靜靜悼念  
血花紛飛下  
單薄如夢脆弱如醒  
稍縱即逝的玫瑰年華

(亥)

想我六〇年代  
有一種明確的不確定性  
執著地  
貫徹  
流  
過

一九九七年寄自台北

## ■秦松

### 夜半詩抄

#### 民主

民主與“人權”論交  
司法亡命以“金窖”桂養  
地主選主以菜頭菜心  
玻璃玫瑰塑膠風球氣體  
升起黑金白銀的合金屍首  
鴿子的嘴巴張開鷹爪犬齒  
吃掉一片海鮮吐出一片骸刺  
七情六慾情慾不定  
一切由鈔票票決

宣判書懺情錄證言物語  
神堂與牢獄一片煙霧迷香  
骨肉歡痛殺聲騰騰  
國際國內法 尤抱琵琶  
半遮面也不為過  
吞吞吐吐連不  
連任 興尤未盡  
總之 民主與性慾無可質疑

#### 民主之末

地球村總是這樣搖蕩  
前院水火後院風光  
東村 西村（不東不西村）  
盲目的頭顱  
清醒的腦袋  
干卿的“屍事”  
“法事”在自由法上  
新人類有何看“法”？  
新新人類從何“解讀”？

#### 烏人

人道鳥道  
飛彈投標  
電子電腦情報情話運動遊戲

吃遍天下通心粉炸醬肉撈麵  
三明治“棄屍”

速食快餐東張西望  
兩種時空三分世界  
烏人圖騰  
閹割重整  
石膏盤尼西林藥麻  
落葉失土羽毛剃刀針灸

#### 遠方的海

夜半 遠方的海是日午  
魚與人群在風浪上  
“尖閣”釣魚  
南沙“暗礁”已見  
分曉 有人不信水落  
石出（白天見鬼出沒）

水落石出 東南  
西南  
東北  
魚在何方？人在何方？  
遠方的海在那一方？

海以土的情緒  
夢見“無人”之島  
“無主”之海  
水仙土神山鬼海妖都說  
不向對手彎腰（？）  
日午的海風浪大著  
日午的島蒙頭“午休”

一九九七年三月中改抄在紐約

餘言：身在“海外”，心在“島內”，〈民主〉與〈民主之末〉，如有責人也必嚴以責己。因為人之“民主與情慾”，無可質疑。不過詩這種東西，責人無力，責己無理。

〈烏人〉乃是“後現代”情緒之延續。〈遠方的海〉正是吾人之海，正遭受各方妖鬼的染指，以口交手交意淫鴉姦的各種手段，意圖佔為己有。吾人能忍受吾人之海，遭受如此之污辱而被割離？〈夜半詩抄〉各章，由於情緒激動，不夠“含蓄”。



■楊平

## 巴黎的異鄉人

——有贈

你穿過黑暗的長街  
像一名熟練的老巴黎人  
鎖好舊腳踏車  
從轉角，光滑的時間甬道彼端  
走來……潮聲  
湧起：把我們一起捲入七年前的  
上海，上海的春天  
那時的陽光多麼溫暖！  
熙攘的人群，熙攘的來來去去  
戀愛、冒險、吶喊，在季節  
交迭的間隙，像一隻雁鳥  
從一座城市飛到另一座城市

一顆心

日復一日的

被文法、被房東、被乳酪、帳單、午夜的地鐵  
和夢中的羅馬石柱 壓扁  
……破碎的拼圖一點點的聚攏  
詩啊 不再是心靈神龕的唯一主宰

窗外的濕氣越來越濃。

一聲輕咳

穿透了翻騰的潮聲  
綠框玻璃窗映照出  
兩團迷霧般的身影……

在現實與憧憬之間

有人把腳伸進污染的河床

有人拋來一個

深不可測的眼神

潮聲遠了。我們

回到城市之夜的岸邊

左手大廳出現了

法國門房的無表情面孔。

一對黑膚男女推門而出。

壁上吊籃裡的紅花。歐式

沙發。咖啡桌。線條。海報。

和入秋後的寒氣，把我們緊緊捆綁在一起。

世界沉默著。

不久，市中心的鐘聲冷冷響起；

有人悄然

遲疑 而疲倦的

跨上一輛舊腳踏車

在天地變得模糊以前

消失在黑暗的長街盡處

■白狄兒

## 歐洲之戀

我的視線

曾一度被不可觸及的曠世傑作所矇蔽  
頓時感受不到現實和理想的差距  
毅然斬割深植在意識裡的世俗荆棘  
祇為在幻夢中留下美麗的錯覺

現實的放大鏡

也喚不出瑤池的瑕疵

即使梵谷的掙扎蹂躪著我靈魂末梢

也是一種孤獨的享受

我愛戀著巴黎又羅馬

羅丹又米開蘭基羅

古典歐洲拂過的心弦

蕩漾在威尼斯河

仰視著聖塔路齊亞和皓月的

是一顆浮動不已的心

我愛戀著塞納河又萊茵河

比柴又華格納

掠過千古幽情和血淚

隨著手風琴節拍注入地中海

似柔情又似恣情

誰曾風流了好幾世紀？

隨著藝術的嘆息

我處處留情！

一九九七年加州

後記：1996年9月24日，我與張默、管管、朵思等人搭歐洲之星初抵巴黎。隔夜，我與久違的上海詩人宋琳在下榻的旅館會面。雖然詩是當天的主題，從三四小時的漫談中，我卻可感受到身為異鄉人的寂寞與無奈……無論一個中國人法語說得多麼溜，多麼熟悉當地街道，他終究是一名過客……就像（我一向認為的）：

詩人是天地間的過客。

本詩的第二段“在現實與憧憬之間”，“有人把腳伸進污染的河床”，第三段“我們回到了城市之夜的岸邊”均引自宋琳的詩，依序為〈中國門牌：1993〉，〈一種聲響〉，〈城市波爾卡〉。宋琳當年以城市詩崛起大陸詩壇，是現在甚受國際詩壇重視的第三代詩人中的佼佼者。

一九九七年寄自台北

## ■施曉軍

### 春天來了

數月冬天之後  
今天的天氣很好  
原來 春天來了

在春天的街上逛街  
人群熙熙攘攘  
很多人看著我們  
可能 我們是令人羨慕的一對

後來 你告訴我  
我忘了把褲子的拉鏈拉上

你說你尿急  
要我趕緊把車停在路邊  
我把車停下  
你匆匆下車  
跑進了路邊的草叢  
你四處張望  
我也替你四處張望  
無人。

後來你從草叢中站起來  
結好褲子  
手裡還帶回了一朵野雛菊  
但我的心裡  
總有點別別扭扭  
你尿後  
沒有洗手

我是一個男人  
今夜沒有女人  
你是一個女人  
今夜需要錢

於是 你先站在那裡  
於是 我先開口

半小時多少錢  
50元。  
太貴！40元怎麼樣？  
你立即Kiss了我一下

### 致愛麗絲

### 愛情的故事

## ■雲幻

### 錯落的季節

妳存心捎來突然的驚喜  
那撫腮冥想  
輕噓一泓西湖風情的  
姑娘  
任由眼神銜住  
一抹深邃的語言

從長江划舟而來  
未等風起  
即遨遊紅河千朵柔情  
迎一林芭蕉送雨  
總有許多神魂顛倒的心思追隨  
沿河悸動漣漪幾許

從掌紋至水平線  
何其深遠  
浪淘處總有某些春色糾纏  
既來了又去了  
在轉眼  
在漠然環顧時  
迅速揚帆

直待落日時分  
妳把夕陽揉成少女的矜持  
弓身掬兩掌書香  
隔岸數讀一些渡江的訊息  
方覺未及投寄的紅葉  
遠遠錯落了季節

妳存心捎來突然的驚喜  
那強闖紅燈  
試圖重續旖旎風光的  
姑娘  
錯手  
剪碎半片殘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末於澳洲史賓威

1997年寄自澳洲

## ■沈奇

### 握

——致詩人鄭愁予

三盃飲過  
你微醺的詩魂 便  
愈發率真了

登臨過高山的人  
釀月光為酒  
而豪飲的人

此刻，以Yale式的沉靜  
造訪古城、遲到的春雨  
綿綿 密密 濃濃

緣 自根  
根自性情  
曾經錯位的時空  
一握如流  
如晚鐘的輕叩  
——這情景 似乎  
早已歷經

臨別無語，唯留下  
你我的醉意  
浸浸  
縈迴——  
千山外  
長亭 短亭  
禪意 天心  
一半是醒  
一半是  
遙遙的夢……

1997年3月12日，晚草就於春雨西安

附記：1997年3月12日，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的著名詩人鄭愁予先生，度春假來西安作訪，電話約聚。神交多年，此次初識而一見如故。久聞先生善飲，遂以酒話伴詩話，暢敘半日，不覺窗外已是今春第一場細雨暈染就古城薄暮。半醉而別，回家中得此小詩。次日再聚，手書以贈，先生欣然。

## ■張子翊

### 秋意四題

小引：“一往情深深幾許？深山夕照深秋雨。”

——納蘭容若《飲水詞》

滿山的紅葉都說些什麼呢？  
秋陽烘過的  
秋霜染過的  
紅葉說些什麼呢？

滿谷的秋水都說些什麼呢？  
秋風拂過的  
秋雁掠過的  
秋水說些什麼呢？

滿徑的苔蘚都說些什麼呢？  
秋雨洗過的  
秋露潤過的  
苔蘚說些什麼呢？

滿園的林木都說些什麼呢？  
秋蟬唱過的  
秋聲穿過的  
林木說些什麼呢？

Appalachian Trail hiking歸來，10/26/96 NJ

## ■梁以平

### 赤足

可隨心所欲  
又故意踩雨下  
田埂上半乾的  
一堆牛糞……  
赤足上學真過癮  
我們那個年代

四年級剛開課  
上學期還乖乖  
穿著呢——  
那一雙皮鞋  
小兒子  
嫌這嫌那了  
我苦笑——  
不是幾十塊錢的  
問題

一九九七年春紐約



阿保里奈爾畫像之一：畢加索作

### 尺蠖

工作便是致富。  
貧窮的詩人呀，工作吧！  
尺蠖不斷地辛勞著，  
遂成為豐麗之蝶。

### 蝗蟲

這是上品的蝗蟲，  
施洗約翰的食物。  
我的詩歌也像蝗蟲一樣，  
可以給偉大的人們充饑。

### 孔雀

有著垂及地面的長羽毛的  
這禽鳥，當牠把尾羽圓圓地展開時，  
看去是極其美麗的，  
尤其是當牠的臀部整個地露出來。

### 章魚

一面朝天吐墨汁，  
一面吸飲彼所愛的鮮血，  
而且感到非常之美味的，  
這不近人情的怪物就是我。

### 蛇

在夢中，你變成了美女。而那出眾的  
女子們又往往成為你的無情的犧牲者。  
愛芙、優里笛斯、克萊奧派特娜，  
此外，限於我所知的，還有四五個人。

### 鼯鼠

“時間”之鼯鼠，你們這些美麗的日子呀，  
你們些少地，些少地，啃噬著我的生命。  
不久我也二十八歲了，  
老是過著不滿意的生活啊。

### 象

正如象之有牙，  
在我口中也有著尊貴的寶物。  
人們不曉得的，但是……！  
我買我的光榮以鏗鏘的言語做代價。

## 跳蚤

跳蚤、朋友、戀人，  
凡是愛我們的，都是很殘酷的！  
吾人之血悉為彼等所吮吸了。  
啊啊！被愛即是災禍。

## 海豚

海豚呀，你們在海中遊戲，  
雖然快活，但是潮水永遠是苦鹹的。  
我也並非沒有歡樂時，  
然而人生，總之是殘酷的。

## 鯉魚

在你們的放生池中，在你們的池中，  
鯉魚呀，你們是長生的了。  
死之神忘了你們嗎？  
憂鬱的魚呀！

## 鴿子

鴿子呀，生了基督的愛呀，  
聖靈呀，  
我也像你一樣地愛著一個瑪麗亞。  
啊啊！願意和她結婚！

## 關於阿保里奈爾

作為二十世紀開初二十年間法國詩壇上最傑出的詩人之一，阿保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一八八〇年生於羅馬，而死於一九一八年。他那活了不到四十歲的短短的生活之一半，是在旅途中，監獄裡，和戰場上度過了。他是個私生子，又是個混血兒。他的母親是波蘭人。幼少時，曾在摩洛哥和尼斯受過教育。中學畢業後，赴巴黎。然

後，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二年，在德國，繼續其放浪之旅。一九一一年，在巴黎，由於世界名畫“莫娜里莎”之失竊事件，引起官方懷疑，因此失去自由。可是這時期的獄中生活，卻成了他一生中重要且寶貴的經驗之一，而表現為〈獄中歌〉之出色的一輯。其後，歐戰爆發，他是作為一個志願兵而出征了。在前線，他的頭部受了傷，於是被送回來，施行了大手術。那是一九一六年的事情。一九一八年，舊創未癒的詩人，復又罹了極其猖獗的西班牙風邪症，致使他的病軀受盡了痛苦的折磨，而在同年十一月十日，便告不治而殞逝了。

阿保里奈爾的存在，始終是作為一個以立體主義為中心的新的詩人，新的畫家，以及其他新的藝術家之鼓舞者而不斷地活動著。作為一個劃時代的革新者，他具有一種果敢的精神和領袖的才能，而給與他周圍年青的一群以極大且極良好的影響。他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是當年少有的博學之士。他的著作甚多，除了詩，還有小說、戲曲、評論、乃至有關歷史、古典的研究。他的詩集，主要的有《Alcools》和《Calligrammes》兩部。前者所收多為抒情詩，其名作〈米拉堡橋〉即在其內；後者所收有不少的立體詩，例如〈鏡子〉，就是使用印刷術上之特異的形式，把文字排列成一面鏡子的形狀，而依他自己的姓名在其中。他的〈皇冠〉、〈心臟〉、〈下雨了〉、〈被殺死的鴿子與噴泉〉等等，都是很有名的。其實在我看來，對於這位大詩人，與其在“詩形”上去欣賞他，毋寧在“詩質”上去了解他，因為在本質上，感覺銳敏，想像豐富，他天生的就是一個抒情詩人。而較之稱他為一個“立體主義者”，我更願意稱他為一個“現代主義者”，因為他整個的生活是“現代的”，其詩亦然。至於他在表現上的強烈、動人、多變化和富於旋律，那尤其是“現代的”特色之一切了。

一九九七年四月紀弦記於美西堂半島居

# 宋凱西

## 詩四首

### 高曉韻譯

宋凱西(Cathy Song,1955—)生於夏威夷的檀香山，1971年畢業於威利斯勒大學，獲學士學位，1979年入波士頓大學深造，1981年獲創作碩士學位。

宋凱西是當今美國詩壇的後起之秀。她的第一部詩集《畫中新娘》(Picture Bride)榮膺82年耶魯大學年輕詩人作品比賽優勝獎。著名詩人理查德·雨果(Richard Hugo)稱讚宋凱西的詩“宛如鮮花，觸手可及而又靜若處子。它們是生活中衍生出來的嬌羞的花束，這些生活片段看似無奇，實則意味雋永。”

宋凱西的詩強調靜。在她的詩裡，讀不到狂風巨浪的描繪，卻能領略和風細雨的溫馨。她把生動的筆觸伸向生活中的悲歡離合。每每讀到她那情真意切娓娓道來的詩句，不禁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詩中流露出的剛毅和忍耐，無疑是詩人生命意志的一束折光。

《畫中新娘》真實地記錄了作者的童年往事，家庭變故及生活感觸，是對往昔的追憶與回味。這裡介紹的四首詩即譯自該詩集。

## 藍燈籠

藍燈籠  
輻射滿月的清輝，  
我們房舍間  
桑橙林上的  
謐靜染了一層柔嫩的光暈。

那是你祖父房裡的  
燈光。

那一晚的音樂，  
化在我記憶裡。  
我夢見，  
它走近，  
由窗而入，  
盛在藍盤裡，  
方方正正，  
像生日巧克力。

笛管裡  
飛出  
片片音符，  
沉落，  
消融，  
萬籟俱寂的夜。  
這般的悄無聲息，  
黎明，  
一聲哀嚎，  
一隻動物被夾住了後腿。

你祖父  
在緬懷他的亡妻。  
每晚哀傷一曲，  
她的亡逝，  
他的悲淒，  
凝作一支憂怨的竹笛。  
他用蒼老的呼吸，  
追憶，  
往昔如昨。  
他用心吹笛，  
渾然不覺隔壁的孩子，

被音樂震顫成  
碎片。  
她企盼著，  
令她出其不意的  
一聲哭泣。  
像入睡前，  
房裡的  
一道影子。

我知道你在你房裡，  
躺在音樂的邊緣。  
我與你一同聆聽，  
閉起眼，  
房裡的湛藍  
沉我在水底，  
浮動著，一顆被庇護的心。

我想像著你，他的孫子，  
躺在小小的床上，  
諦聽。  
你的頭，淺淺地  
凹在枕裡。

他悲傷的潮水，  
夜夜湧來，  
沖洗著我們，  
而後留我們在海灘上，  
像是完好無損  
潔白堅實的貝殼。

## 畫中新娘

她離開朝鮮，  
二十三歲，  
小我一歲的年紀。  
她關了父親的  
房門，  
遠走了。  
釜山的裁縫店到  
泊船的碼頭，  
修遠而漫長的路。  
一條船要帶她

去一個她剛剛知道名字的海島，  
島的岸邊，  
一個男人在守候。  
威鄂拉糖坊外的  
宿營地，  
燈火輝煌，  
他把她的照片舉到光裡，  
群蛾由甘蔗叢中飛出，  
翅翼通明，  
照亮了他的房舍。  
外婆那時帶了  
多少物什？她  
走下船，迎面  
是一張陌生的臉，  
那是  
長她十三歲的丈夫。  
她畢敬地解開上衣上佩帶的絲結，  
衣服鼓滿了風，  
帳篷一般，  
風從四面田裡吹來，  
男人們在焚燒甘蔗。

## 元 月

我們的孩子  
出生了。

落了一夜的雪，  
我臨窗躺著，

你走向那片漸漸消失在雪野中的樹林，萬籟俱寂。

今晚早些時候，  
你目睹了一個男孩的出生，  
戴著手套，第一個  
抱起，  
那暖融融，亮晶晶的小身子。

佇立在雪中，  
你依舊感到那份沉重，  
真是不可思議，這小新生命  
沉重而又執著，  
像雪壓在  
房子或夜色上  
人們在睡夢中。

每個窗口都閃著藍藍的熒光，  
彷彿厚厚的冰層下  
微弱的脈搏。

## 樹 房 子

那棵樹再平常不過，  
沒有花，  
也沒有氣味。  
我們的房子是黃色的。  
破損的樓梯上去一段

便是樹葉的世界，一層層的  
綠，我們兒子的影子，  
在樹下，暮色四起。  
夏夜我們呼吸著綠色的樹的氣息，  
樹根汲著水，  
我們的睡夢深陷在墨綠的房裡。  
那棵樹使我們的房子不再寒儉，  
交錯的樹枝搭起了回廊，  
伴著吊床的擺動吱呀著。  
樹下我們酣然入夢，  
那樹便被我們和別人的夢一同裝點了，綠色的午後  
一個女學生喊著高音的嗓子，  
五點鐘女兒彈起鋼琴，  
有個聲音在喊傑羅姆回家，  
樹葉陣雨般落下，  
像一枚枚的硬幣，綠綠的，心一樣的形狀，  
入了我們手中。  
一天清晨一隻鳥闖入房裡，  
我們被驚醒，那是怎樣的奢侈啊。  
尤斯街綠色的歲月  
春去夏來，  
我們相愛，  
編織著生活，  
錯過廣場上最後一班巴士。  
冬日裡我們坐在膠合板椅子上，那棵樹  
趣味盎然依舊，  
煤氣爐裡噴出的陣陣煙霧  
是樹枝間燃燒著的  
藍色的火。  
萬葉俱落，枝桠光滑的  
像雪下沉睡的馴順的動物的角。  
我們每晚回家，  
那棵樹上總是掛滿了星星。

## 趾 甲

日間柔軟的襪子嬌縱它們，釘滿了釘子的皮鞋呵護它們。但我的腳趾們對這些都不屑一顧。除了長趾甲而外，它們對什麼都沒興趣。那些角質的小板，半透明且富韌性。它們長來是為了防衛，然而防衛誰呢？愚蠢而不信任人的這些傢伙，它們一直都是一刻不停地從事那細緻的武裝。它們排斥全宇宙，宇宙的迷人處它們全不管，只是無盡地從事於那種無用的尖端。那尖端卻一再地遭到粗暴的剪刀之修切。在九十天的胎封至黎明之前，它們就從事那唯一的勞作。當我被停放在一灰暗的室內，於凋萎的花朵及符咒之間，它們將仍繼續那固執的工作，直到腐爛使它們緩和下來。它們——以及我臉上的鬍鬚。

## 夢 虎

童年時我是老虎的熱烈崇拜者。不是豹，不是亞馬遜叢林或巴瑞納流域的綠洲內，那種帶斑點的“老虎”，而是有條紋的，堂堂皇皇的亞洲虎。僅止騎在象背的戰士，立於城頭方敢面對的老虎。我常在動物園的籠子前面無盡地逗留。我以老虎的輝煌與否來評斷巨大的百科全書及自然史的典冊。（我仍記得那些圖片，而女人的眉毛同微笑我卻常記不得了。）童年已逝，老虎與我對老虎的熱情雖漸蒼老，但仍然夢魂牽繞。在那種沉入而且混亂的層次它們仍佔優勢。所以當我入睡，有些夢境仍令我高興，雖然瞬間我便知道是在作夢。我於是便想：這是個夢，一種純然的意志之轉向；現在我具有無限的法力，我將創造出一隻老虎。

但是啊！無能！我的夢永不能造出那個我所希冀的野獸。老虎出現了，但卻是充填的水皮貨，或者形態上總有些變形的缺點，或者荒唐的尺寸，或者不夠牢固，更或者帶點狗同鳥的味道。

## 對話的對話

A：“當沉迷於追索不朽的觀念時，我們著意地

不點燈而讓黃昏滲入。我們看不清彼此的面容。他重複地說靈魂是不朽的。馬斯當略·費南得茲的聲音，冷漠而甜美，其折服人的程度，比熾熱尤有過之。他要我相信軀體的死亡無關重要，死亡只是必然發生於人的最無所謂的事實。我坐著，玩弄著馬斯當略的折刀，打開又折合。附近有不怎麼好聽的手風琴磨出一支拉·康巴西達；一支殘破而嘍叨的老歌，很多人喜歡就是因為它老——我提議馬斯當略同我一起自殺，那樣我們就可以繼續討論而不被打擾。”

Z：（玩笑地）“我猜想最後你們決定不那末幹。）

A：（現在全然地神秘起來）“我真的一點也不記得那晚我們是否自殺過。”

## 地獄 I. 32

在十二世紀最後的幾年，自黎明至黃昏的每日每夜，一隻花豹望著幾片木板，幾支垂直的鐵桿，移動的男男女女，一堵厚牆，或者一條被落葉淤塞的水溝。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所期望的是愛，是殘酷以及撕裂一點什麼的那種灼熱的樂趣，以及風中帶來鹿的氣息。但心中總有點窒息同叛逆，而神便托夢對他說：“你活著也將在這籠中死去，就是為了要叫一個我認得的人見你若干次，他不會忘記你，他會把你的形貌寫進一首詩，這詩在天地間會有它一定的地位。你雖受監禁之苦，但會藉這詩出名。”神在夢中對這頭動物的獸性作了啓發，讓他洞悉了因緣，並接受了他的命運；但當他醒後，他只感到一種不怎麼清晰的順從，一種斷然的混沌，畢竟這個世界的運作對野獸而言是太繁複了。

若干年後，但丁垂死地躺在羅凡納，蒙冤，孤獨，一無特別。神託夢告訴他，他命定的神秘同任務；但丁驚奇不已，總算得知了他的身份，他是誰。他所受的苦難也算是蒙恩了。傳統即是如此。他覺得一生被賦予一種無極的什麼，而現在他卻失去了，再也不能復得，連回望一眼也不能，因為這世界的運作，對人而言是太繁複了。



## 目擊者

一個灰眼灰鬚的男人，站在新石築的教堂旁邊的馬廐內，在畜牲氣息中，謙卑地尋找著死亡，一似旁人尋找睡眠樣。天色，遵循著浩瀚的秘法，一點一滴地在這卑微的角落滲入陰影。外面是一片已耕作的田野及一條深壕，積滿了枯葉。林邊的黑泥地上，時而可見到野狼的足跡。那人睡倒、入夢，被人遺忘。天使們喚醒他。現在，英格蘭王國黃昏時慣有的鐘聲響起。那人，孩童一樣，見到了窩登的面具，那令人狂喜虔敬而又恐怖的木偶，被羅馬的錢幣，沉重的法衣、馬、狗及囚徒等祭品所壓彎。黎明之前他將死去，他心中的一切，那些最後目擊的異教的祭典，都將隨他的死亡而消失。當這個撒克遜人死去後，這世界將更短缺一點。

這種事件影響及每個角落的人。當一個人死亡，將絲毫不減地波及每一個人，令每人都折損一點。這，或令吾人不解。除非宇宙有記憶，如詭辯的神學家認為的那樣，否則人死終會有某事，或無盡的事物隨其而死。

時流中有一日，最後看視基督的雙眼會閉上。瑣寧的爭戰，海倫的愛情，每人都因各自的死亡而消失。當我死時，什麼將隨我而去？這世界將會失去什麼可憐易逝的玩意呢？馬斯當略·費南得茲的聲音麼？西朗納及夏加斯曠地上雜色馬的形象麼？紅木書檯抽屜內的一支硫磺棒麼？

## 黛莉雅\*

我們在十一街的轉角互祝了再見。在對街的人行道我轉身回望，妳也轉身並揮手向我說再見。整條河一樣的車輛行人流過我們。那是個平常的下午的五點。我怎知道那條河便是阿契朗，那條悲哀而又無奈何的河呢？

我們一直不曾再見，而一年後，妳便去世了。而今我揀出記憶細看，覺得難以相信，那樣隨意的分手，竟成了無盡的別離。

為了要明瞭這些，昨夜晚餐後不外出而重新閱讀柏拉圖以他老師的口氣所說的遺訓，所謂當軀體死亡時靈魂或會脫走。

而現在我不知道要採信這段不祥的譯釋，還是我們那確然的別離。

因為靈魂要是真的不死，則我們不拿分手特別當一回事便屬理所當然了。

互祝再見便是否認別離。正如同說：“今天我們玩別離，但明天我們會相見。人發明了再見，正因為他認為他多少都是不朽的，不管他是多麼的無由而短暫。

黛莉雅，總有一天我們或會重續對話，在那條河邊呢？在平原上一個湮滅的城中，我們要互問曾否就是鮑赫斯同黛莉雅。

\*原題為 Delia Elena San Marco。

## 鮑赫斯與我

所有的遭遇全是另外那個人的，是鮑赫斯的。我機械地在布宜諾司愛麗司踱步停停，現在望著一個入口的拱門或者一道鐵閘。鮑赫斯的消息自郵件抵達我，我見到他的名字在學院的候選人名單上，或在傳記的的典冊上。我喜歡計時沙漏、地圖、十八世紀的印刷品、咖啡的味道以及史蒂文生的散文。另外的那個也與我有同好，有時想同演戲一般裝成不一樣，也妄然無效。說我們的關係不友善是過份的說法；我活著，我容許自己活著，這樣鮑赫斯才能創作他的文學，這文學也便印證了我的存在。我不諱言他也極力地創作了幾頁有價值的作品，但那幾頁救不了我。或許由於那好的部份不再屬於任何人，甚至不屬於另外的那個，而屬於西班牙語文，或者屬於傳統。否則我必命定於消失，一定的，而且只有小部份我的頃刻能夠留存於另一個。一點一滴地我轉讓一切予他，雖然我能全然地瞭解他的怪僻，他的喜歡作偽，喜歡誇張。司賓諾查認為萬物都想保存各自的本性；岩石想永遠當岩石，老虎永遠當老虎。而我——如果我還真算得上是什麼人的話——卻不得不活在鮑赫斯裡面，而不是活在我自己裡面。我自他的書中只認得出很少的自己，比自很多其他人的書中都少，比笨拙地亂彈一隻吉他還少。多年前我試圖將自己從他釋放，我經歷了中下級的神話，而與時間及無限玩遊戲，而現在那些遊戲都成為鮑赫斯的，我又得攪點新花樣了。所以我的生命便是遁走，而我已失去一切，一切不是歸於湮滅便是歸屬了另外那一個。我不知我們中那一個正這樣寫著。

## 譯後

有關鮑氏之介紹請參閱本期劉耀中先生之專文。

劉耀中先生在著手鮑氏之專輯時，寄下七首鮑氏之詩作要我翻譯。我在譯出他的兩首〈迷宮〉之後，愈唸愈不能滿意，意思雖勉強譯出，但同他原來西班牙文的尾韻，了結於鏗鏘的A、O一比，我的譯文只能算是蒼白的殭屍。無奈之餘，那五首韻文詩我不得不放棄，僅取了劉先生寄來的兩首散文詩〈夢虎〉及〈對話之對話〉，外加我自英譯的《世界散文詩選》

中摘取的幾首，湊成現在的這些。

同時寫作散文詩及韻文詩之大家如鮑氏，自深能理解二文體之不同處，運用之際，何者適於何類題材，甚至於其最後之效果亦必在其控握之中。至於被譯作另一種文字時，何者被犧牲，何者得保留，或不是任何詩人預先考慮得到的吧！

鮑氏的這幾首散文詩確屬極品。譯者曾想替各詩中之地名、人名、典故等查詢一番，加點註解，後來一想這樣通透的作品，詩人原未作註，譯者何權妄添蛇足。讀者如欲進一步了解不妨自己去查了。

## 〈給一個畫畫的朋友〉讀後

■張子義

這是一首形式很自由的詩作，收錄在詩人王露秋最近出版的詩集裡。詩長廿五行，不分段，讀來一氣呵成。有如流水行雲、兩耳生風，令人感知詩人特有的率性。

然而率性的直覺中，也可以從詩中揣摩、品味出相當“知性”的成份，關乎“生命情調”的抉擇種種：

成長：起行的一刻

顯然，詩中之“我”早已熟習於這位畫畫朋友所營造的世界：“羊腸小道”、“低矮的酸棗樹”、“濃霧掩蓋的溝壑”、“高大的山巒”、“嗚叫著的鳥兒”……。但為什麼要說，“是的，我‘該’走了”呢？又為什麼我“走著，不停地走／不能回頭，不能”呢？

答案是，“我”已無退路：“我的足跡已被你墨色的筆掩蓋”，而“找不到足跡，我注定要迷路”。可“你”為什麼要掩蓋我的足跡，使我“不能回頭，不能

”呢？“我”的自覺，和你的“慧劍一斬”，表明什麼樣的生命現象呢？

聽過雛鷹學飛的故事：老鷹攪動危崖上的巢窩，逼得雛鷹迎向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經驗：振起從未試過的，才成長的羽翼，於危崖邊、山谷間，大膽地展翅、翻飛。雛鷹終究跨過成長的門檻，將生命的潛質爆發出來。對照雛鷹，詩人也寫出這麼一句：“那麼，請允許我放開嘗試的足”……。這句話，可能是全詩的詩眼所在，詩人所要表達的生命抉擇，就在這裡了。

有趣的是，“我”對“你”這近乎絕決的舉動，並無任何哀怨、自憐、惱怒等情緒，而從頭到尾，這位畫家朋友也無半語。顯見這兩者之間，仍然滋生著彼此的諒解、默契和信任。雖然，詩人仍敏銳地覺察出：安樂窩已攪動，再繼續已無益，起行的一刻已然來到。

前景：不是易路

相對於原先的世界，那擺在前頭的，又是什麼呢？

那是個“沒有色彩的世界”，那也是“太陽和月亮在不遠的地方／爭奪著我”——在日與夜的交迫下，“我”有可能淪為時間的獵物，那更是一個乾旱大地——未知“雨季”何時可以到臨……

既然如此，詩人又憑藉什麼，義無反顧地走向它呢？答案一，是因為有那“……永不乾涸的淚泉／把愛……”。以“淚泉”迎向乾地，又以“愛”迎向“沒有色彩的世界”，這幾乎已是一種“救贖”了。

答案二，是來自於你的“淡紫色的微笑”，以及你的“祝福”：“讓所有的鳥兒／從你的畫上飛下來／嗚叫著／為我送行”。

這兩個答案，後者很清楚，是來自於“你”，而前者，作者雖未言明，但合理的推測，仍應與“你”相關。若然，詩中之“我”仍屬有福之人；而若有過這樣的朋友，人生也大抵可以無憾。

1997年4月，New Jersey

編按：〈給一位畫畫的朋友〉原詩發表於《新大陸》第卅三期。

# 洛夫論(2)：指非指

洛夫的感悟

●章亞昕

洛夫的詩，非中非西又亦中亦西，亦今亦古又非今非古。你與其說他是反傳統，不如說他是反正統，反正統也正是詩人的傳統——詩的語言千變萬化，非此又非彼，給人造成一種錯位的感覺，這也正是爲了擺脫非此即彼的權力語言定式，從中不難見出洛夫感性的人文精神，何況天才本就是藝術的立法者！

非此非彼且又亦此亦彼，即成一感悟的二重性，在洛夫乃是感性與知性的二重性。詩人指著月亮，但他的手指並不就是月亮。《莊子》中有“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的話頭，洛夫以此言爲〈截指記〉的題記，並笑問周夢蝶：“若以非指之指指月如何？”於是，這首〈戲贈周夢蝶〉的詩中，在切去十指以還詩債的情節後面，詩人說周夢蝶：

突然長身而起，跑向街心  
你以無指的手指指著月亮  
笑曰：幸好那裡還留了一篇

這當然是一個玩笑。然而手指確實不是所指，洛夫說的與禪家所謂“言語道斷”異曲同工，六祖慧能也曾經以手指來比喻文字，說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但月亮卻不在指頭上，看月也不是非得透過手指方行……以禪喻詩，此說最妙。俱胝禪師的一指禪固然在於“天地一指也”，他斷去小沙彌的手指，也正因爲手指非所指，悟性實在是從體驗中來，而拒絕邏輯的解釋。在這個意

義上，詩思維近於禪思維，它要避免直接淺白的分析，力圖借悟性來解放心靈。想像力即是無指之指，它必須是自由的。指非指，指出彼此又非此非彼，因爲“模仿不會有禪，更不會有絕對肯定。絕對肯定存在於個體的經驗之中。童子的開悟就是從機械轉向了自己的真實具體的經驗。而經驗又是人人都具備的。這樣說，絕對肯定也就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了。”①當手指變成指月，想像力的參與就使行爲從模仿轉向了創造，人們不再是語言的奴隸，心靈變得自由了，這正是自我實現的開端。

有“非指之指”，有“指之非指”，感並不是悟，悟又離不開感，洛夫的感悟方式，是頗近於禪的。感悟兩分，又使人們了解他在詩中所指。其實意象語言本就不同於日常語言。在日常語言中，“能指”所代表的“指示層次”和“所指”之包蘊的“內涵層次”相互對應，因而理解力可以伴聽覺步步展開；抒情詩言不盡意，就是說“能指”包容不下“所指”，“內涵層次”在支配“指示層次”，因而它才“不落言詮”。那“內涵層次”本是不可說又說不出的。於是“詩歌語言成爲一種特別強化了的語言，能指作爲所指在起作用，語言通過自己內在的規律發揮作用，適合並反映自己的本質。”②如果說手指是“能指”，而月亮是“所指”，那麼詩中的手指便與月亮同在，此岸便與彼岸同在，感性便與知性同在，於是〈月光照

在鹽田上〉如是說：

剛升起的月亮  
被鹽田切成  
一方塊  
一方塊的  
千年寒玉

這不僅僅是感物起興，雖然詩人也爲外來的感覺所打動，感到面前的景物“先得我心”，因而在審美知覺的基礎上展開想像；這也不僅僅是以情觀物，儘管詩人也沉浸於濃烈的心境中，感到眼前的景物無不被染上情緒的色彩，因而在心境的基礎上改造感覺對象，並由此展開聯想；在這裡，我們還面對洛夫的感性之舞與知性之悟，一方面是通感與幻覺造成了感覺的千變萬化、印象的落英繽紛；一方面是以彼岸寫此岸，借內蘊說表象，見到樹便由根說起，由年輪說起，見到鹽田則由月亮說起。如果你發現了月亮的“所指”，發現了風的“所指”，也就會發現“鹽／原來是跟著月光從海底／游上來的”，從而意識到鹽的“所指”。當千秋月色照亮泱泱詩國，靈感之風吹來，海中之鹽便化作詩中的言語，乃是心靈深處的感印，人生的至味……洛夫的感悟往往就表現在一種對深度的追求中，從而造成二元對立的審美心理結構，抽象中有具體，具體中又有抽象，就像他的“隱題詩”，如〈我在腹內喂養一只毒蟲〉等，往往是標題與詩句相對展開，以感性之舞來映照其知性之悟。由於這

種二元結構的存在，〈湖南大雪〉中“街衢睡了而路燈醒著”等一連串妙喻，被詩評家們視為洛夫式語言的獨家專利！〈石室之死亡〉第64節說：

沒有什麼比一樹梨花之夭亡更  
其令人發狂啊

我無從推想，握在左掌中的  
雕刻

如何能觸怒右掌中的血  
你或許正是那朵在火焰中活來  
死去的花

將之深深埋葬在

我們另一種呼吸中  
開花不開花並非接吻不接吻之  
分

正如我們與你們  
並非僅僅為了吃掉那些果  
化成那些泥

拉開審美距離，非功利的藝術美感自成心靈的“另一種呼吸”，此指非指，“左掌”亦非“右掌”；而詩意在“火焰”中，在內心深處，它成就了孤絕的風格，乃是以語言為詩人生命的“呼吸”。二元結構便成就了語言的自覺。指與指、掌與掌貌異神合，詞語從習慣的“所指”對象分離出來，便有可能自由地和大量的“所指”對象結合在一起。唯其如此，詩以幻象為“能指”，詩的語言也往往是陌生的。在詩歌的結構重心從“能指”轉到“所指”之後，詞與詞的關係就發生了變化，有如樹冠與根系的對應，陌生的語言指向具有多種可能性的幻象世界，孤絕的風格就造成一種共時性的整體效應，使詞語集結於抒情主人公周圍。幻象章魚般伸出七手八腳，大家相互

擁抱，組成立體的空間，而詩的心理場便與主觀世界的知覺現象場發生了重合。“千年寒玉”般的知性之悟，不僅使詩句的語流趨於停頓，而且綿延的生命河也似乎冰結了，〈雪崩〉說“如今，雪堆積在我們的內部”，詩人遂“將熱度逼出爐火／飛翔逼出羽翼／驚悸逼出鏡面／富饒逼出美目”，歷史的長河因知性之悟凝固為冰川的造型，使審美知覺與人格理想同形同構。洛夫認為，詩人的使命是降服語言，他為此改變了口語的天性，用一堆貌離神合的符號重新塑造自己，以探索人性發展的多種可能。

許悔之在〈石室內的賦格〉中，特別強調“獅身人面下的沉思”，說“半人半獸，從獸體中探出人首，象徵著想要從現實殘酷的桎梏中掙脫出來，同時在遭受巨大壓力後，發出激烈孤絕而沉痛的呼聲！而在苦痛的人首表象與邪惡的獸影之間，便是心靈。洛夫利用抽象的心靈意象來反映人世的現實，以呈現人與自然（外物）的藩籬、人世的苦難。”<sup>③</sup>蕭蕭在〈商略黃昏雨〉中，也很看重洛夫“應用象徵和暗示，造成獨特的‘環中’效果”，認為“環中，是一種不生不滅的境界，是一種無是無非的體悟。”

④洛夫自己則主張詩的極致應該是“既具純粹品質又能把握時代精神與動向的詩”，是自覺“調整知性與感性，表現生命的流動，既具真摯性而又含有超越性的詩。”<sup>⑤</sup>這些見解，多少都涉及到洛夫詩美的二元結構以及相應的語言特色。錢鍾書說過：“喻有兩柄而復具多邊”，若以喻論喻，那《西遊記》倒與洛夫詩境頗有相似之處：大鬧天宮又修成

正果，西天取經又終回東土，地府宛若“初生之黑”，途中也少不了象徵時間的白馬，而悟空與八戒，一個是心猿七十二變，乃知性之悟，故“靈根孕育源流出”，另一個所謂木母則代表感性之舞，是“我的獸”，也少不了施展一番“苦肉計”，詩人若有分身之術，令感性與知性兩分，因其相異而波瀾橫生，便取得了“超現實”的真經，也少不了即禪性見道心，以超現實的手法來表現禪趣。

曾經在一篇拙文中談到洛夫的〈舞者〉，筆者認為：“從‘我們’與‘你’的共鳴中，可以移來講解詩歌的審美方法”。那正是感性之舞：

詩是語言的舞蹈，文字如“江河”湧來，令“入海”的追求引起“嗚咽”的情懷；“飛花”似的動作“揮灑”自如，如“豆莢炸裂”，意象逆開若“群蝶亂飛”，聯想非常靈動，真不是曲子“所能縛住的”。於是，想像“升起，再升起”，一個完整的藝術形象“緩緩轉過身子／一株水蓮猛然張開手指”，喚起“高山流水”般的種種聯想，使我們嚮往一種靈動的境界。<sup>⑥</sup>

詩人的感性之舞，運用比喻、聯想、變形、誇張、幻覺、通感等等手段，無非是為了將讀者的審美注意固定在直觀的感性層面上，這是由於理性不可以直觀，而詩意並不需要邏輯的解釋與分析。真理只有一個，感覺卻千變萬化。為了保持聯想的多種可能性，感性之舞甚至不惜使用“苦肉計”。在寫〈邊界望鄉〉時，洛夫竟然把抒情主人公“撞成了／

嚴重的內傷”。這種例子很有一些，余光中亦曾撰文加以解說。固然“詩可以怨”，這又正是詩人與小說家可以達成的共識，列夫·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一上來就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痛感中才有“戲”，可以找到不平常的感覺，這也許是洛夫出語驚人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我”的身世。〈劇場天使〉中曾有這種調侃的語言：“血，等於赦免，血等於最早的完工，血等於廣場上一面旗，血是一種兇猛的遊戲，血是一種‘我來了’的宣告”，這種“血”的意象恰恰處於生與死之間。〈湖南大雪〉也講：“肢體睡了而血液醒著”，血是可以通往生命深處的東西，如石中之火，如海中之鹽，溝通生之渺茫與死之陰暗，便成為“石室”中一種對“自我”的揭示。於是在〈微雲〉中，“我把自己焚燒”，也就意味著一種“不羈，不朽，永恆的存在，真實的虛幻”，洛夫式的孤絕境界……這是感性之舞轉換為知性之悟，在自我心理批評中尋找苦悶的象徵，從而在絢爛之極後歸於平淡，彷彿是抒情主人公對〈長恨歌〉裡的楊貴妃身世進行內摹仿的結果：

她不再牙痛

不再出

唐朝的麻疹

她溶入水中的臉是相對的白與絕對的黑

她不再捧著一碟鹽而大呼饑渴

是的，知性之悟不再需要抒寫痛感，“血”流出之後，只剩下了玄素之道，一個由黑色與白色組

成的、頗具抽象意味的幻象世界。感性之舞是高揚遠舉的聯想，知性之悟則是沉潛內斂的生命的底蘊。在領悟了人性與人生的奧秘後，詩人說出了意在言外、以心傳心的言語。如〈雪〉中那種意味深長的“白”：

對誰都一樣

白色畢竟是一種高度晦澀的語言

解凍可能是最佳的表達方式

我隱隱聽到遠方傳來另一種聲音

當穀物開始在地層下

骨肉交錯

白是樸素的，可也是七色合成的內蘊豐富的情調，一種無言的“大美”，像是“穀物”的種籽……抒情主人公遂說：“我忽然懂得了水的意義／事物的最冷處／亦是事物的最初處”。正所謂無中生有，知性之悟冰雪晶瑩，也是無為而無不為，想像亦是理想的最初處，創造亦是超越的最初處，“白”似無色卻又七彩繽紛，像冰雪，像陽光，都是以其渾樸而孕育萬物，我們只能在歷史的進程中，去了解詩中的含義。洛夫孤絕的詩風，是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因為其感性之舞雄豪而酣暢，也因為其知性之悟沉鬱而渾厚。感與悟如同詩人的雙掌，手法雖然有異，其心則一以貫之。

指之所以非指，在於詩人之感指向悟，卻又不同於悟。詩人指著月亮，即便月已圓，人並沒有團圓，月華畢竟在天上，人心中只有詩，只有“千年寒玉”。洛夫的感悟實在是悲涼的，如“骨肉交錯”只是“在地層下”，亦生亦死，亦真亦幻，也正是生死

兩茫茫……〈初生之黑〉和雪意中，詩意指出了心路的歷程，感性之舞和知性之悟，也就包含了史詩的意味，“指之非指”和“非指之指”都指向〈時間之傷〉，他在守望民族的命運、傾聽時代的呼聲！唯其如此，洛夫的詩藝雖近於李白、李賀、李商隱，他的詩質卻與杜甫頗有相像之處。詩人的傳統就在於超越歷史的局限性，洛夫的感悟便充滿了超越性——指非指，使現在通向未來，使現實通向理想，使此岸通向彼岸，使因循通向創造，對於人性的“絕對肯定”，其實就在個體的感悟之中了。感悟，也就是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注：

①鈴木大拙《禪者的思索》第45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②特倫斯·霍克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第70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③蕭蕭主編《詩魔的蛻變》第363—364頁。台灣詩之華出版社1991年版。

④同③第385頁，第389頁。

⑤同③第455頁。

⑥古遠清、章亞斯《怎樣讀現代詩》，載台灣《幼獅文藝》1992年4期，我是這篇文章的執筆人。

## Autumn Window

### 秋窗

詩人非馬英文詩集《秋窗》於一九九五年初版後反應極佳，今年再版。每冊訂價美元八元。有意郵購者，請與本刊聯繫：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E-mail: wtchan@ix.netcom.com  
MarrFei@aol.com

阿根廷詩人、小說家、作家的世界及其藝術評價

當西方文學正在逐漸陷入一種走投無路的自戀狀況時，拉丁美洲哥倫比亞的一位青年作家——加西亞·馬蓋斯(Garcia Marquez)突然於一九八二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馬蓋斯的名字並不陌生，他1967年的小說《百年孤寂》(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已經風靡全球達十二年之久，這當然是足以引起北美和西歐的文豪們羨慕與嫉妒的了。馬氏以運用喜劇、諷刺、神話與幻想等手法著稱，《百年孤寂》是描述馬孔多及其奠基人布恩迪亞家族的歷史，實際上這是一部哥倫比亞歷史，並以最高水平介紹了有關人類體驗的神話與傳說。馬蓋斯和他的文壇伙伴們：阿根廷小說家科塔沙(Cortazar,科氏有短篇小說集《獸籠》、《遊戲的結局》、《秘密武器》及《踢石戲》等)、智利詩人尼路特(Nerude,尼氏曾獲加強國際和平列寧獎金、1971年諾貝爾獎，他的《詩歌總集》是美洲大陸最偉大的詩史之一)、夫安提斯(Fuentes)、巴西最著名小說家亞馬度(Amado)、墨西哥的屋大維·柏斯(Octavio Paz)、危地馬拉曾獲列寧及諾貝爾獎詩人阿斯度利亞斯(Asturias)和鮑赫斯(Borges)，在漆黑的夜晚，越過重重障礙，終於從所謂的優等民族北美洲和歐洲的雅利安人(Aryans)手中奪走了世界文壇的未來。他們的作品混合拉丁美洲土人的神秘主義和進行社會抗議的巨大沖擊，概括了美洲人民在社會和道德的追求。

馬蓋斯把人類視為一群徬徨的野獸，為尋覓到某種神秘的獵物，像虐待狂和受虐狂般在瘋狂地掙扎著。馬蓋斯的作品很難譯，但他的世界觀和寫作手法卻與其它拉美作家很相近，那就是通稱的“魔幻寫實主義”(Magical Realism)。這些作家在寫作時，像預言家們一樣，打破了時空的限制，拋棄了傳統的束縛，毫不拘束地在作品中體現著他們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及他們的民族風格和寫作技巧。我們可以說，拉美作家們所掀起的這個“魔幻寫實主義”浪潮絕不是一種盲目的追求，或一個普通的運動，它代表著一場革命——一場可以震撼人們心靈的文藝大革命。

“魔幻寫實主義”的作品包含著荒誕、幻想和神秘，然而，它又不是不可探測的。在“魔幻寫實主義”的背後，蘊育著幾千年的文化和歷史。南美的古老宗教及來自歐洲的天主教和科學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線意識與無意識的黃昏。這黃昏中即有幻想與神秘，又包含著理智與科學。無論人類文明有多麼發達，神秘總是長存的，更何況是在頹廢和落後的拉丁美洲。馬蓋斯就像煉了一輩子金丹的巫師，一生都在探討著那難以捉摸的“神秘”，他的生命似乎已經超脫了凡人俗世所熟悉的一切標準。

魔幻寫實主義的另一位創始人是喬治·鮑赫斯。鮑赫斯曾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但卻從未如願以償。然而，鮑赫

斯對當代世界文學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卻是不可低估的。為此，筆者想在此篇文章中對鮑氏的一生及其作品做一介紹。

詩人、小說家和評論家

鮑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出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他的父親是個律師，閑時也教授些心理學，因收入不多，全家居於窮人區。鮑氏的祖先參加過阿根廷獨立運動，他們是個創國有功而又極重傳統的家庭。鮑氏的家族具有英法和西班牙猶太人血統。當時的猶太人在各地時常遭受迫害，反而使他們更增強了自己的民族意識，頑強地在歧視與迫害中掙扎著、奮鬥著。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對鮑赫斯的成長有著很大的影響。

鮑赫斯在家裡被稱作“喬治”(西班牙語為荷赫)。他少年就聰穎好學，七歲時已能閱讀《唐吉訶德》和古神話。鮑氏從小的理想就是要當個文學家，並時常得到他父親的讚賞和鼓勵。

當鮑氏十五歲時，他父親因患眼疾而退休，全家移居日內瓦，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到十九世紀末的頹廢文學和英國保守派文學。他在那裡閱讀了大量尼采(Nietzsche)、叔本華(Schopenhauer)、十八世紀英國詩人徹斯特頓(Chesteron,他是英國哥特文藝復興運動的主要詩人，十二歲作田園詩《埃利努爾和朱佳》，後服砒霜自盡，年僅十八歲。)和喀萊爾(

自盡，年僅十八歲。)和喀萊爾(Carlyle,他是蘇格蘭作家,《論英雄》和《法國革命》等名書的作者)等人的作品,可是,他的思想卻一直傾向於德國哲學和表現主義。

鮑氏於1921年回到布宜諾艾利斯。在尼加拉瓜現代派詩人達里奧(Dario,十九世紀末美洲現代主義文學運動領袖)的影響下,鮑氏創辦了前衛詩社和三部雜誌,其中兩部分別名為《三棱鏡》和《船首》。二十年代末期,拉美文人逐漸認為前鋒文學過於頹廢,開始轉向古典文學,這正適合鮑氏的保守心理和口味。在這期間,他以阿根廷歷史為素材,寫出很多熱情洋溢的散文和詩篇。

鮑氏的父親於1938年過世,他自己也因一次頭部受傷,身體狀況轉壞,後來眼睛又開始逐漸失明。可是,鮑氏從未放鬆過創作。他在國立圖書館找到一份工作,並利用時間閱讀了大量美國作家福克納的小說,翻譯了吳爾芙的書、卡夫卡(卡氏乃奧地利小說家,幻想小說的創造者,最有影響的現代德語散文大師。他的作品象徵著二十世紀的憂慮和滲透於西方社會的異化)的《變形記》,還出版了著名的《鮑赫斯故事集》。

1946年,皮隆得勢,在阿根廷實行獨裁統治。因鮑氏積極參加左派人士反對當權派的活動,被皮隆降為衛生檢查員(一個侮辱文人的職位),鮑氏全家也被抓捕入獄。在失望、迷惘和憤怒中,鮑氏開始研究形而上學。他寫了一部題為《第一》的書,明顯地表達了他對形而上學的推崇。皮隆倒台後,鮑氏被提升為文學教授,並擔任國立圖書館館長。

在1957年到1961年期間,鮑赫

斯寫了很多神話和幻想作品,多是描寫魔鬼、禽獸的,他的名聲也開始大噪起來,並獲得歐洲文學獎。鮑氏雖然會到美國、歐洲進行過遊覽講學,但是他當時在世界文壇上還只被看作是一位文學工匠和寫永恆性短篇小說的作家。直到1979年,鮑赫斯獲得塞凡蒂斯西班牙最高文學獎,歐美才開始重視他的思想和作品。以後每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皆有鮑赫斯的提名,但卻從未拿到手,多年如此,人們已漸忘卻了鮑赫斯這個名字。鮑氏於1986年逝世。

### 政治背景

要懂得拉丁美洲文學,就必須先了解它的政治、歷史和文化。拉丁美洲一向以西班牙文化為主體,其知識份子一直推崇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歐洲的啓蒙運動對它的影甚少。美國獨立戰爭後,拉美各國也開始紛紛擺脫歐洲帝國主義的統治,但卻又遭到美國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侵略,淪為歐美的實質半殖民地。

拉丁美洲是由很多政治和歷史背景不盡相同的國家組成。例如,墨西哥具有很強烈的Aztec印第安人傳統,西班牙和法國對它的影響也極重;巴西的影響主要來自葡萄牙人,同時也擁有甚多的非洲和南美印第安人傳統;阿根廷受西班牙的影響最深。但近百年來,大量意大利和德國人移居阿根廷,隨之帶去了法西斯主義的火種。德國為了在拉丁美洲與英美爭奪勢力範圍,培訓了很多阿根廷軍官,這些人的政治傾向基本都是非常親德的,而鮑氏卻不怕觸犯當時的軍政界人物,勇敢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支持了聯軍的勝利,這可能是因為他

具有英法血統之故。同時,鮑氏又十分欽佩德國的悲觀哲學,並專門寫書,推崇德國歷史哲學家史賓格勒的尚武精神。

鑒於南美洲的特殊歷史背景,我們很難對鮑氏的政治態度給予準確評價。鮑氏反對皮隆的法西斯主義,為推翻皮隆的獨裁統治進行過積極的宣傳和評論,因而受到左派人士的支持;但當皮隆罰他降職後,他又變得非常孤立,從此很少涉及政事,因而得到右派人士的青睞。在當時那種複雜的政治條件下,鮑氏能夠巧妙地為自己獲得這樣一席特殊地位,正是他極端個人主義的體現。

鮑氏的政治態度使人想起一段曾轟動一時的歷史。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回教徒逼迫一位猶太領袖沙巴蒂·薩維(Sabbatai Zevi)改教。為了避免觸犯蘇丹,薩維竟然宣佈同意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之後,他還自圓其說:“獵人不用辯護自己的存在(A hunter does not have to justify his existence)”。我想,也許正因為鮑氏模糊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場,他始終不能獲得諾貝爾獎。公認為瑞典最偉大的作家——斯特林堡(戲劇家,寫有一系列長、短篇小說和劇本,開創了現代瑞典文學,並對歐美戲劇藝術有永恆深刻的影響)不也正是為此而永遠無法得到這項至高榮譽嗎?這真是歷史的重演!

### 鮑赫斯的思想探討

鮑赫斯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以大循環的時間為主題,巧妙地運用了特殊的比喻手法,為讀者創造了一個奇異的、完全主觀的和超自然的世界。由於當時歐美文學正陷入知性主義的窠臼,鮑氏



的注意，使歐美文人不得不對他刮目相看。

鮑氏早年曾接觸過猶太教的神秘學和漢密脫教條(Hermetic Teachings)，兩者皆是歐洲思想暗潮，特別是漢密脫的主要教義——上下相同(What above so below)——更是深入鮑氏腦中。鮑氏後來也讀過佛學，他的“空空如也”、“主觀等於客觀”及“以人為中心而無邊界”等哲學思想都體現了佛學對他的深刻影響，從而使他的思想和創作大大超越了歐美文學潮流的軸心。

鮑氏在早年也受過諾斯替教的影響。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中(當時未獲發表)，鮑氏談及諾斯替的教師——巴斯列特和華倫廷(巴斯列特是活動於公元二世紀的敘利亞人，諾斯替教亞歷山大派的創始人。據傳巴氏提出，至高而自有永有的神次第溢出各種靈力，此神無法以語言確切形容。心、思、智及力的一切活動源出於神與被造世界之間擔任中介；華倫廷是活動於公元二世紀的宗教哲學領袖，諾斯替教羅馬派和意大利派的創始人。《真理福音》一書據說出自他的手筆，該書將保羅的基督教神學與諾斯替教教理融為一體。)對耶穌的不滿，認為耶穌只知赦免自己的罪惡，其實，對世上的罪惡人人皆有責任。鮑氏的結論是如果當時羅馬帝國採用諾斯替教為國教的話，今天的世界就會大不相同。

在〈環行的毀滅〉(Circular Ruin)一文中，鮑氏又談及了劣神(Demiurge)所創造的劣世，認為當今人類所有的抱怨都是在表現對此劣世的不滿。

鮑赫斯慣用的比喻手法

鮑氏常用的比喻象徵是“迷宮”(Labyrinth)。他在兒童時代就著迷於這樣一段希臘神話：海神贈送克里特島國王一頭白牛，皇后與牠相愛，並產下一人身牛頭怪物(Minotaur)。國王下令把怪物關入迷宮，每年送以數名童男童女作為牠的食物。雅典王子提修斯決心結束人類這種不必要的犧牲，扮作童男進入迷宮，殺死怪物，並設法走出迷宮，打破了迷宮不可超越的神話。

鮑氏將這個神話帶入他九年不愉快的圖書館工作中，彷彿他即是那個人身牛頭的怪物，又是那位勇敢斬怪的雅典王子。在西方，怪獸往往象徵著無意識而被扼殺。根據現代心理學，這意味著人類要盡力保衛自己的中心點，以意識取勝無意識。而中國人的傳統思想卻與此截然不同，中國民間故事中總是人馴服獸，而並非將獸斬死，從而達到意識與無意識的調和。

鮑氏還以迷宮來比喻巴比倫的通天塔，象徵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菊劍和心鏡，及中國帝制的腐朽沒落。帝王們整日沉醉於迷宮內的花天酒地，對國事不盡職責，而導致外人侵略，國敗民窮。

當然，迷宮也可能是反省和想像力的源泉，但是，如果不去積極地變被動為主動，僵化和主觀便會隨之而來，從而導致創作思想的減少和社會發展的停滯，正像一個文明或意識形態在其發展過程中往往會因各種不利因素而徬徨擱淺一樣。

鮑氏的作品也深受近代深心理學(Dept psychology)的影響。在一首名詩〈夢中的老虎〉中，鮑氏寫道，老虎在夢中往往是有形有狀，有生有氣的，而當人們將老虎的“原始模型”(Archetypes)如實記錄下來時，卻常常失真。畫家筆下的老虎總是軟弱的，太大也太小，脫離了夢中虎的“原始模型”。鮑氏在此隱喻中表達了他的強烈的主觀主義色彩，且不論這主觀主義是來自他個人還是猶太人特有的懷疑特性，他的這一特性無疑贏得了知識份子對他的欽佩。

我們可以說，在鮑赫斯的世界中，沒有自然科學，沒有宗教的創世論，沒有客觀主義，也沒有左派或右派理論的影響，而有的只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鮑赫斯！

一九八七年初稿於洛杉磯

## 詩訊

●詩人非馬退休後，潛心詩畫創作，最近將這些藝術成果編製成精美的網頁，在國際電腦網絡上與大家見面。網址是：<http://users.aol.com/marrfei/bmz.htm>。

●詩人洛夫三月中返台並赴星馬等地作書法巡展，已於四月中旬回到溫哥華，並訂於六月中在溫市再舉行一次書法展。

●科羅拉多州《山城文藝》第四期已於四月中出版。

●香港《當代詩壇》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版《創刊十周年紀念專號》，內容豐富，並有世界各地詩刊、詩友賀詞。

●由詩人劉菲主編的《世界詩頁》由今年三月起改為週刊。

●天津青年詩人王向峰詩集《死港與天界》於一九九六年九月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內收長短詩及散文詩等。